

浮

溪

集

浮

浮溪集卷六

宋

汪

藻

撰

表

宰臣星變待罪表

代

天事常象俄謫見于星文帝德罔愆蓋咎繇于臣等亟
 上需章之請願從質斧之誅未賜矜從若為退聽伏念
 臣等猥緣誤寵叨汙近司才不適時初無一日之效罪
 乃累國致干三光之明既貽當宁之憂寧有在庭之理
 敢圖睿聖意在寅恭任天下之責而欲以身先修胸中

之誠而不爲文具謂象無虛應捷如形影之相隨儻變未能銷移寘股肱而奚益肆加訓勉采積兢危伏望皇帝陛下垂察父之仁體昊穹之意選于俊傑付以經綸無嫌大正于刑書勿使更妨于賢路旣王省惟歲朝廷皆有用之才則德隆晷星社稷享無疆之福

又

天文見異旣驗實于保章政路非人宜自拘于司收荐布囊封之懇未行策免之誅尸祿爲羞寘躬何所伏念臣偶緣人之叨豫政機雖有愆愚慕蕭生之憂國略無

事業如伊尹之格天致星氣之飛流勞宸衷之儆戒靖言塞變敢復逃刑爰席藁以自陳終叩闈而莫聽雖一人退託引過失以自歸然四海沸騰謂變調之安在伏望皇帝陛下稽格王之訓採輿論之公原大異之來臻皆具臣之所致博求賢佐修五事以承天母徇虛文使百官之降物

代唐恪相公辭免觀立殿大學士表

扶顛弗效宜寘嚴科圖舊未忘更頒顯秩旣負愆之萬坐敢忍死而一言伏念臣本以孤生起于遐裔邂逅寢

叨于器使推排遂至于冢司既不能折衝綏遠而使敵
寢謀復不能排難解紛而爲王敵愾乃使四郊之多壘
豈惟千里之畏人上孤君父之恩俯愧廟堂之地訂其
罪惡肆市朝夫復何疑繩以憲章禦魑魅猶爲未減尙
茲竊寵何以爲顏伏望皇帝陛下于弱圖彊以威克愛
原禦敵因循之至此絲在廷經濟之缺然欲使法行當
從臣始盡鑄爵秩快一時義士之心投畀要荒爲萬古
愚臣之戒

代何卓辭免左僕射表

愚誠上達願加攷慎之宜明詔中頒未改延登之意顧
超踰之可懼敢冒瀆以終辭伏念臣初乏技能誤蒙知
獎未閱十旬之久遍膺三省之除念學者平時嘗恥君
不及堯舜洎國家多事乃當饋嘆無蕭曹誓竭鴛材志
平仇敵偶獻可上符于天意自投閒復秉于政機方龜
玉毀于櫝中莫知攘卻至梯衝舞吾樓上始議掃除尙
賴隆寬未加顯戮所願顏行之前死夫何魁柄之敢知
伏望皇帝陛下照以無私諒其非據收渙然之大號安
蕞爾之孤踪別選英豪共圖康濟姑令選懦克清大慙

以爲期儻息搶攘雖處周行而奚恨

又

聖主之明未垂照察匹夫之守終冀哀憐情旣迫于兢危義固難于泯默伏念臣材雖無取心實願忠自偕衆俊以還朝卽值裔夷之謀夏方廟算有東隅之失舉朝臣無左足之先竊憤拘攣妄思策勵旣安危之在此誓生死而以之雖然任大之難勝豈敢顧私而祈免然人主所圖之一相在朝廷實總于萬幾如遴選以得賢國無隔矣或叨居而累上人謂斯何伏望皇帝陛下俯諒

曲衷無嫌遷令博選非常之俊追還已誤之恩方盛德之中興固宜有佐矧虛懷之下逮何患無材重此投誠祈于得請

代汪伯彥樞密辭免表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縣薄何爲遽本朝廷之兵柄顧超踰之已甚雖庸惰以知辭竊惟樞筦之司實次鈞衡之任惟時初載交信順于天人宜帝遠圖注安危于將相儻以小人而大受孰爲元老之壯猷如臣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寢齒周行

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內
拊三軍雖無奇策外乘一障僅守故封會帥幕之肇開
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逮九五御圖之初
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羈縶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聽
鼓鞀而忠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既委腹心之寄仍加體
貌之優非不願榮懼終速謗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
俯諒危衷收渙汗之誤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
匹夫不可以利回情有可矜在明主固容于理奪

代汪樞密辭免覃恩轉官表

便蕃之寵弗許固辭震懼之懷終難安處敢再輸于危
懇庶有槩于淵衷伏念臣猥自周行獲陪興運未閱半
朞之久已躋二府之崇雖鴻恩務極于生成而小器自
憂于盈滿矧國步艱難之後茲人臣隕越之時詎可包
羞惟知冒進故屢上縷陳之牘願必還汎進之階子雖
幸于父知天未從于人欲伏望皇帝陛下特垂簡炤無
徇彝章念微臣事主者既本至誠則聖主待人者何憂
不貴肆頒明詔追寢誤恩免疎遠之孤蹤速僭差之大
戾使鷓鷯共由之路循次而升則桑榆未盡之年皆上

所賜

宰臣謝星變放罪表

代

高穹見異明輔相之非才聖主隆寬爲蠢愚而屈法假以堯言之寵蠲其漢法之誅有覲在顏報恩何所伏念臣受材無取席寵過優初欲盡愚任宗社安危之寄終難語上昧天人精禋之交積政化之愆尤致星文之變動旣元聖克祇于天戒豈微臣敢追于邦刑雖帝念更生不使身罹于災異然人譏周勃罔知職在于陰陽罪旣有歸幸安可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上帝加惠

黎元方側躬修行之時責惟己獨及銷變弭災之後福與人同故雖曠收之餘亦在虧除之數臣敢不仰懲咎證俯戒空餐君已知言熒惑坐移于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于六符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

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一奉綸音之渥皆如砥道之平仰服恩憐惟知感涕臣伏以一人端拱百辟駿奔茲古今不易之規亦貴賤相安之分故雖遲暮猶合據鞶儻在艱危何妨叱馭豈有遵

途之近乃虞委轡之傷懷塞翁折臂之憂賜漢相小車
之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內恕及人謂堂陛
勢嚴雖俯仰有級廉之限然腹心情厚當戚休如手足
之情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
躓乃曲軫于睿慈俾獲安于徐步愛念及此雖父兄何
以加諸圖報謂何誓犬馬死而後已

代王樞密謝知建康府表

辭榮金馬尚繼粟于祠庭假寵玉鱗驟承流于帥閫龍
光有耀鯁腐奚勝伏念臣拱把微材任微猶可樞機要

地據要豈宜輸勞報國之謂何移病乞身而遽去蚤暮
道家之香火采戒易盈夢寐故里之江山敢懷共理祇
荷冕旒之眷俾榮錦繡之歸俯僂拜恩扶攜就道猿驚
鶴怨昔愧草堂之譏虎踞龍蟠坐竊臺城之寄乍閱我
理我疆之耘耨恍思某水某丘之釣遊耆舊至于歡迎
簪紳以爲盛事昔王氏著稱于江左榮未如斯如韓琦
被遇于昭陵勲乃稱此夫何異數猥繼前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大法天英明冠古察臣誠深愛主視猶閨
門父子之間憐臣老益懷鄉加諸閭里士夫之上桑榆

炫日松檟回春臣敢不宣布中和激昂孱懦銷歎愁于
四境嚴徼衛于九閩襟帶一江益念上流之重貔貅萬
旅願寬北顧之憂

代陸藻侍郎謝龍圖閣直學士表

鋒車趣召記甘泉法從之餘芝檢疏榮陞延閣清班之
首恩光曲被感涕交流伏念臣頃以疾辭安于外補剖
符方面兩膺南國之除持橐禁嚴四玷西清之選自守
粉榆之壤屢驚蒲柳之秋身留閩徼之山川夢寄長安
之鐘鼓所憂餘日莫陪鳴玉之班何意中天忽降賜環

之命奔馳上道輾轉逾時曾未對于清間已亟蒙于褒
敘賜之華秩寵以神毫豈伊蹉踣之微蹤堪此便蕃之
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物子視羣臣憐孤生
去國之七年抱衰疾守藩于萬里靡由人譽召季布于
河東因受帝釐見賈生于宣室特假河圖之峻用爲州
紱之榮豈惟示眷于始終蓋欲均勞于中外臣敢不益
堅晚節無愧初心雖宿疾未除難矣筋骸之勉彊然大
恩必報誓于肝腦之糜捐

代嘉王謝及第表

襲慶璇源幸備維城之列階榮桂籍俄先入彀之英廣
陛臚傳諸儒園視共欣千載之嘉會親值一人之至公
臣嘗謂朝廷設科目以致英豪學者用文章而守富貴
故自古布韋之士有終身鉛槧之間既登鴈塔之標題
至比龍門之變化豈有恩隆于帝胄更令名玷于賢書
班聯玉笋之華光動金枝之秀山聖德曲成于小大視
人材無間于親疎慮汨沒于膏粱特甄陶于翰墨肆垂
淵問猥及孱蹤仰漸聖化之深雖能僅綴俯揆天資之
陋終愧無奇甫上奏篇遽陳殊等鵬擊天潢之浪鷺遷

帝苑之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長育祥材并包衆甫謂
秦之士賤由先王教養之衰方周以宗彊宜近屬獎成
之急儻不俯同于寒畯孰爲自致于亨衢昔慙假寵于
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繫君父義方之素致邦家儒術
之尊某敢不敦尚詩書勉思忠孝既與在廷之多士同
植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隗始

代嘉王等謝車駕臨幸賜第表

宗藩肇啓既叨輪奐之榮詔蹕親臨遽望顒卬之表荷
恩曲被慙已非宜臣幸襲璿源躬承寶訓蚤賜真王之

爵寔傳外傳之經行能未立而膺冠胄之儀術業非優而首在庭之選比講異宮之制遂蒙賜邸之恩方懷察父之親親寘之華構敢意聖君之下下賁以清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福與人同恩繇家始迺眷宗枝之肺腑適當夏屋之權輿欲兼示于榮懷宜特加于顧復上棟下宇將爲百世之基前驅後陪首駐六飛之御事冠金枝之籍光生銀榜之宮豈伊駒犢之微堪此風雲之遇臣敢不因多男之授職率羣弟以強宗旣喜併幪留萬乘經過之迹願爲屏翰效千齡翊戴之誠

代劉正夫相公謝落致仕移鎮表

力疾造朝方釋違顏之念疏恩易節俄蠲請老之文用誕告于簪纓知稍寬于藥餌伏念臣久嬰宿疾阻望清光每慙體貌之過優益恨筋骸之難強比承恩詔入奉燕閒中懷踴躍之情坐失支離之苦旣蒙迎勞仍許給扶溢周旋慰藉之言略攀跼曲拳之禮引臨秘殿同父子以榮觀命食殊庭盡君臣之至意無毫髮不闕于聖慮顧丘山奚報于鴻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比隆天仁深察父憐孤忠之享上積有歲時喜病質之來前粗

勝簪笏萃便蕃之異數光懽悴之餘生新封皆錫于嘉
名誤寵更霑于愚息攷古遭逢之無此舉感涕泗以潛
然臣敢不上體眷懷精加調護雖俯從微懇暫令申伯
之歸然豫戒還期敢廢蕭生之意

代劉相公謝給展省先塋表

帷幄八年事靡秋毫之補江山千里恩容晝錦之歸敢
圖茶爾之軀果遂浩然之志清光暫闕哀涕交零伏念
臣生本寒鄉出逢興運夤緣恩寵秉政禁樞惟疾之憂
每上煩于君父不能者止晚得請于朝廷朝遷旁及于

族姻問勞相望于道路方竊蕭何之第遽爲莊舄之吟
許佩寵榮歸掃松楸之壟庶緣蕭散得全蒲柳之年身
雖臥于漳濱心實存于魏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
萬物子視羣臣特軫孤忠常共股肱之喜方嬰宿疾忍
令簪履之遺故屢貢于忱辭始曲回于淵聽至今疲曳
入奉燕閒形天語之丁寧慰土思之宛結扶衰遠去豈
尊鱸適爲于秋風銜戀何言冀狗馬未先于朝露當道
遙于物外益調護于經生儻憑休養之仁得遂夷瘳之
福故鄉雖樂敢久託于漁樵殘息稍蘇卽再瞻于旒展

代汪樞密謝賜鞶轡表

葺爾才微何補廟堂之數煥然被具猥分廐庫之珍恩
及私庭光生行路伏念臣偶從人末叨預政機雖慙愚
務竭于微誠而萋斐已盈于淵聽所願歸乘于款段敢
圖寵借于鮮明意在驅馳陋矣繞朝之策務爲奢僭小
哉新築之纓孰謂辱軀坐兼徽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眷懷舊物崇獎近臣予之鞶者使便服乘授以轡者豫
防蹶失于服馭之間不忘及此雖父兄之愛何以過之
據此從軍誓扶衰而矍鑠攬之閱世敢無意于澄清

代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

主憂未釋難懷舐犢之私睿獎非常遽降恩綸之渥孤
衷易感衰涕交零伏念臣頃竊州符適遭寇騎欲肆憑
陵之醜先行刳質之威邀國重盟繫臣私屬防之百計
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寧有鴈書之信已分終天之
訣忽聞間道之歸在于常情可謂至喜言念一人之孝
尙違二聖之歡潁谷及親鄭伯方思于大隧廬陵在遠
王綝敢顧于眉州雖復鍾情忍令會面豈謂抗章之瀆
乃蒙青詔之褒天語一頒臣鄰胥歎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配天業大撫物恩深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
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特示至懷用嘉微
尚臣敢不因諧鄙願思副淵衷西伯在商輒妄希于閔
天太公留楚誓博訪于侯生

代汪樞密謝覃恩轉官表

赫奕中興之運慶與衆均汪洋序進之恩施由近始荐
被絲綸之渥惟深淵谷之危伏念臣資本腐儒進陪多
士適在艱難之際誤蒙特達之知執羈縻以歷山川昔
知免矣秉樞機而坐廊廟今豈堪之所憂罪釁之盈更

冒寵光之積雖云汎賞何異特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道冒羣倫功高邃古興滯補弊仰求列聖之心昭德塞
違俯覈百官之實如臣被遇于世鮮倫臣敢不黽勉夙
宵綏懷中外幸安可數懼器局之滿盈知無不爲誓元
身之糜殞

代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久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
命惟深非據之憂席寵過隆撫躬何幸伏念臣粵從孤
遠遭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

位以妨賢蒙淵鑒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乏實玷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齊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羣臣之心猥憐樸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顯秩常收有用之材方治世昌辰允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代薛昂門下謝本省書成回授二子轉官表

政省成書儒臣第賞炳然聖作慙潤色之非工至矣君

恩許疏榮而及嗣孰云公器并在私門竊惟官制之新實係朝廷之重時稱右地莫要東臺欲具載于源流宜精加于筆削久更異意今見完書逮茲銓次之終篇乃以褒嘉而延世有如二息纔效一官于孤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免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旣叨爵秩之升仍冒身章之錫在庭莫望舉族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砥礪羣材陶鈞萬類取善隨長而未嘗以己施恩從厚而不止其身故雖碌碌以蒙成亦使誥誥而拜賜臣敢不退相規戒共保寵榮中懷舐犢之情能無抃蹈外

泮泮集 卷六
弭維鵝之刺獨有糜捐

陸伯焜校

代何桌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麩表

敘顧復于私庭幸光初度出旨嘉于中禁益愧空餐絲
禮厚于股肱致恩均于口腹詔頒甚渥跽受知榮伏念
臣稟性迂愚起家寒遠少依親膝但知駒犢之從長冒
儒冠未免簞瓢之陋積叨誤寵遂汙近司初無寸効之
經綸每辱淵衷之記錄門弧夙設雖嘗有志于四方鼎
食載加大懼黜幽于終歲仰荷戚休之共坐令飢渴之
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格三無禮優四近謂捐身許

國既資于父以事君方推食用人宜醉以酒而飽德肆
垂異數昭示羣工況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
無煩潁谷之陳誓竭疲驚何止翳桑之報

代陳過庭中書謝生日賜羊酒米麩表

閩史記時叙劬勞于親膝臺臣致餽分食飲于君庖駭
備物之前陳拜私庭而登受伏念臣材非敏邵世本單
平早雖被于簡求中嘗遭于堙阨年書亥首甘爲絳縣
之老人氣稟崧高敢意周邦之良翰偶承人乏參預政
機徒驚蒲柳之衰莫致涓埃之効孰云淵抱每記孤蹤

乃因載育之辰更厚屬厭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
臨萬物子眎羣臣曲垂體貌之私用贊股肱之喜臣敢
不退而飽德進以忘身持奉旨甘固異小人之食誓堅
忠義永爲孝子之門

代江西運使侯大夫謝鹽課增羨賜金紫表

民食懋遷仰遵成算身章蕃息俄辱厚恩衣在笥以詔
功口語心而知愧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盛明雖規畫
不逮于中人然毫髮皆緣于上力蚤被鞭驅之數寢專
飛輓之權輸貢土之毛登三僅足正牢盆之筭共二奚

堪敢圖茂渥之繼來每有微勞而必錄略銓衡之常法
加龜紫之殊榮使節增華計臣知勸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天臨萬物柄馭百工器入于殿最之間礪世以賞刑
之具故茲煩使不以遐遺飾三品之彌文爲十州之榮
觀疏恩不次已無反汗之絲砥節自修敢蹈維鵜之刺
代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

恩賜絲綸忽從中出任隆輦轂不以次遷舉萬方輻湊
之區付一介顯愚之士身雖甚寵力恐難勝伏念臣生
本寒鄉出陪多士少從師學僅知儒墨之是非長佩官

箴安識求由之果藝徒以昔參于儲禁斐然長奉于牋
詞緣此孤蹤簡于聖聽逮自江湖之遠來瞻日月之光
裁奉燕閒卽蒙褒擢俾佐銓衡之任初無根柢之容曾
未逾時復叨進秩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囊橐之姦
必發摘如神方勝鉅筭之訟苟拊循非術能無桴鼓之
驚誰謂鯁生可當器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留精治術
端本京師欲令張敞之春秋稍施于政故試望之于馮
翊非有所聞而臣自歷仕途未更吏治一旦任劇煩之
責衆人爲縣薄之憂臣敢不用怨平反以文緣飾爲四

吏
方之極庶幾無愧于周詩從一切之宜未肯追蹤于漢

代明州趙修撰謝到任表

罪更百謫方幸洗滌地鎮一隅猥分憂顧驟齒簪纓之
列洵膺綸綍之頒仰服記存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官
使誤辱聖知忘辱瑣之無堪謂治理之可寄所期報稱
不勝犬馬之心何意顛躓自處雷霆之下塌從詆棄深
省悔尤將投閣置散以窮年悵補劓息鯨之無日敢圖
茂渥特予名藩惟茲瀕海之區自昔分符之選島夷修

好護星使之行臚玉食薦新修鮭珍之貢篚豈伊人之
堪此詔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垂布隆寬并包衆甫極
天所覆既兼四海以爲家與物咸新不忍一夫之失職
欲因重負以紀成功臣敢不佩戴鴻私鞭驅緜力譬諸
草木知亭毒之難酬收之桑榆或過尤之可贖

代鎮江府趙修撰謝到任表

鄞江上印甫遂收更京口分符復叨共理坐得江山之
勝曾無歲月之淹望過所期感深以泣伏念臣早緣衰
緒寢齒周行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劇煩之選出將

使指擢領州麾迺者代還喜于得覲方入趨于表著卽
召對于威顏永懷先世之孤忠嘗預本朝之大計紹興
漢統喜邠吉之有謀追錄唐勲歎鄭公之無後肆頒異
數特與名藩豈微臣詞訓之能然實上聖旌賢之至此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有祖必有
孫世傳忠義尙憂民如憂國政或循良用秘殿七年之
資付長江一面之寄矧今臨治自昔要衝二千里之鄉
關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故俗猶存惟此典成過于
自擇臣敢不俯求民瘼仰服官箴門戶雖微永佩肯堂

之戒江湖方遠益深存闕之心

代河北糴使程戶部謝到任表

久汙郎選甘爲襍被之行擢領使華叨奉贏糧之寄銜
命朝離于觀闕迎親夕至于封陞恩自由成榮逾始願
伏念臣早緣樸學冒處周行甫辭州縣之徒勞卽玷朝
廷之闕遣寂無稱效積有悔尤點持江外之麾收預省
中之籍繫上聖保全之厚嗟孤生報塞之難逮茲煩使
之乏人復以薄材而奉詔惟河朔襟喉之地實兵屯飛
輓之衝欲貸新陳長有餘而實塞當權輕重無甚賤以

傷農方大計之仰成豈至愚之能辦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鼎新庶政鈞播羣材因時內外而試以百爲隨器方
圓而取之數路顧斷斷鼠窮之技雖匪才堪然拳拳烏
哺之情能無祿養未投閒散仍獲便安臣敢不力効涓
埃無忘夙夜金湯積粟憂當宁之顧憂犬馬依人俟乘
輶之歸報

代江東提舉監香楮大夫謝到任表

龜勉郡丞方虞官謗阜通邦貨忽領使華蒙睿獎之過
優撫危躬而若厲伏念臣受材膚淺遭世盛明繇詩書

誤綴于末科行州縣寢成于華髮分投閒冗無復激昂
孰云蒐擇之辰亦在鞭驅之數惟山海懋遷之利實朝
廷開闢之權吏或不虔法因以廢故比下丁寧之詔至
重分刺舉之條宜得時髦執此如金石之固坐令國用
沛然若丘山之多猥及孤蹤懼乖煩使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羣察萬貨之低昂爲之調度因
百官之能否責以事功謂從事之有年宜理財之知要
特假道途之便使趨期會之嚴臣敢不上體綸言肅驅
輶傳偏行所部竝大江千里之餘庶得其贏佐少府萬

分之一

浮溪集卷六

浮溪集卷七

宋

汪

藻

撰

外制

隆祐太后推贈制

曾祖

朕惟國家諸后比德姜任攷其淵源皆有所自非一時
勲闕之後則累朝將相之家惟其先置社稷于安斯子
孫享天下之養伊予太母實對前人既克濟于多艱盍
推尊于奕世隆祐太后曾祖具官某早緣才奮式副時

須殄蛇豕之妖肅清戎壘總貔貅之衆祇扈殿廬由功
紀于太常故慶鍾于長樂念方伸猶子之禮何以慰弄
孫之心是用特侈恩頒追崇祀始稽諸國典祿以王章
活千人者封茲爲顯報澤五世而斬豈限常規冀夫未
泯之靈服我無窮之寵

曾祖母

婦從夫母從子于陰功及物爲難而能使百年之後三
世之孫履六宮之尊閱四朝之久其積累豈淺也哉隆
祚太后曾祖母具封某氏胄出名家化行中壺靜專恭
順蔚有采蘋之稱碩大光明行爲夢月之慶發源旣鉅
再世而興旣推母黨之尊宜極祖慈之報乃侈脂田之
舊用爲泉窆之榮家國同休啓魏邦之吉壤雲來致享
隆孟氏之新祧尙爾有知保茲無斃

祖

朕以寡昧而託南面之尊于艱難而獲東朝之養欲厚
外家之報孰如大父之親爰舉彝章用昭餘慶隆祐太
后祖具官某戚畹之望將種之英沈迹下僚久抱孫吳
之學流芳後裔蔚爲馬鄧之家方隆坤育之儀盍煥廷

揚之寵惟顯親孝之終也德本身修乃自義率而推之
恩從祖始錫上公之峻秩荒大國之新封持我命書告
于園邑

祖母

朕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祀其先也雖吾羣
臣亦得用此豈國家奉太母之尊而恩不及再世哉隆
祐太后祖母具封某氏克承姆訓夙有闡風生子則賢
初肇紀侯之慶至孫而大遂開渭水之祥天命旣新坤
儀方肅宜崇二室之配用赫九原之光推本徽音孰致

思齊之盛相攸吉壤莫如全冀之雄尙我寵靈行于冥
漠

父

明德高漢兩京本伏波之貽慶懿安佑唐四世由代國
之能賢於赫予家有嚴聖母更夷險于一紀繫安危于
九重欲報之恩當循其本隆祐太后父具官某丕承徐
國逮事泰陵早奮迹于周行獨有聲于外戚才堪共理
屢分藩屏之符謀必折衝幾秉齋壇之鉞雖國勲之屢
紀于人爵以未酬乃積陰功用隆坤極念慈闈之方正

于卹典以疇先爰正台躔用宏禰廟爲國家肺腑之式
慰宮壺葛覃之思逝魄如存垂休曷已

母

后爲主之貳繫德是宜母者女之師非賢曷似仰惟坤
載懋育寰區伊厥範之非常于所生而可見爰加異數
用發幽光隆祐太后母具封某氏以淑惠之資配高明
之族身先胎教早成衣練之賢家積陰功遂發造舟之
慶念隆長信之奉宜飾觀津之藏爰出明緡進封大國
煥魚軒之故秩旌沙麓之初祥亢爾夫宗光吾戚里

宣和皇后推贈推封制

曾祖贈太保

塗山有妣有莘皆古諸侯國也以積功累行啓天子后
妃之祥然本大源深必數世而後見繇今比昔天豈吾
欺宜和皇后曾祖具官某挺獨善之資勵久幽之操太
陰叶夢兆百年積德之餘華袞升班爲三室薦簪之首
屬興大隧之感遙正東朝之儀爰錫命書載光前烈正
公台之顯秩加帝保之隆名尙作曾孫之休永爲太上
之輔

曾祖母贈越國夫人

后妃上直四星母育天下其流慶之源固豈一世之積哉宜和皇后曾祖母具封某氏以淑德宜內外之親以陰功篤幽明之祐乃啓當熊之懿實開降胤之祥既升配于至尊宜推崇于所本爰旌泉壤載啓湯封庶潛德之顯融與始基而緜遠

祖贈太傅

儷極之尊世無比者抱孫之澤今乃見之矧天下不足解憂雖聖人無以加孝其于母黨敢廢邦彝宣和皇后

祖具言某秉德自彊韜光不試雖心游物外無汾陽高密之勲然慶衍家餘有和熹懿安之裔方興懷于所恃盍加寵于其先是用慰我親闈顯其祖武升一品公台之貴爲二南風化之光精爽如存寵靈奚遠

祖母贈徐國夫人

朕惟宣和皇后懋覩天之德儲夢日之休誕育眇躬纂承丕緒雖正宮闈之號尚遙親膝之歡乃寵家庭先崇祖配宣和皇后祖母具封某氏稟靈有自漸德惟深早積閨中之仁百神所相遂生天下之母再世而昌旣成

位于后坤茲加封于王妣春秋台享上齊帝傳之夫今古縣休下視公師之子便蕃所及胙蠻其承

父贈太師

朕膺圖籍之尊念庭闈之報雖少康之承禹後實本有仍然文帝之自代來未迎薄后爰稽列聖之典載錫外家之恩宣和皇后父具官某善積諸躬實孚于衆是生聖女親育朕躬方進策于長秋宜顯親于厚夜眷惟禰廟之寵已極台躔之崇用是穉以蜜章班之袞職赫外家之孝祀慰吾母之慈心往厚所憑永綏乃後

母封福國夫人

周詩言后妃者無慮數篇而獨以葛覃爲后妃之本豈非恭儉節用化天下以婦道者自其父母家始哉宣和皇后母具封某氏爲女有事親之孝爲婦有儀家之賢爲母有積慶之實乃生柔德作合清躬旣陟中宮丕顯思齊之德盍隆外氏大開新野之封以衍脂田之腴以增園邑之奉尙垂景福式稱嘉名

李綱用登極恩封贈制

父夔

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蕃水之積者源深而流廣故自古
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具官某道本中庸氣
全剛大潛心聖域蔚爲學者之宗晦迹卿聯靡逐世人
之好名浮于位社集其門是生謀國之英佐我中天之
業肆因大賚載舉彝章正維垣一品之尊爲窀穸九原
之慶以遂顯親之志以崇教子之功尙爾幽間服吾褒
寵

母吳氏

朕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古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

故每于國家大慶緣人情而厚追封之典況相臣汝之
自出顧可以不褒哉具封某氏家本望族嬪于名卿慶
善所鍾是生人傑與吾同德有此茂恩載宏脂澤之封
用示泉扃之寵其欽褒顯慰爾子孫

妻張氏

朕嗣承大統凡公卿士大夫之家無不預被其澤也矧
以德配吾任職之相者顧可以不褒哉爾婉淑之稱爲
時婦表傳中郎之業旣以名家知京兆之賢自其平日
肆因大賚載舉彝章宏湯沐之舊封煥闈門之新渥汝

其任壺內之責使汝夫專國家之憂克濟艱難則為汝
慶

李綱封贈制

曾祖僧護贈少保

君子之澤更五世而未衰國家之恩雖九原而必及其
官某潛德不耀老于鄉閭慶鍾其家既遠而大是生元
弼濟朕中興肆于秉政之初伸汝顯親之志進居帝保
茲謂公台尚絜明靈歆此光寵

曾祖母盧氏廖氏龔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婦人之秩繫其夫與其子孫今汝夫登帝保之尊而三
世之孫則吾大丞相是也亦可以為榮矣具封某氏出
于名家克配君子慶積而大實生英賢致身廟堂秉德
陪朕屬此延登之寵伸其追遠之誠正位小君改封大
國尚其精爽不昧欽承

祖賡贈少傅

賢者之報不必在身大夫之家則知尊祖矧吾元弼出
汝慶門其于大父之親可後羣臣之寵具官某家傳經
術世稟義方教子以忠既肯奮而且穫至孫而大遂自

葉以流根肆于柄任之初知汝陰功之自進居帝傅茲
謂公台尚繫明靈歆此休命

祖母黃氏饒氏已贈郡夫人贈國夫人

吾與大丞相朝夕論天下事親莫二焉而爾為之祖妣
嗚呼亦榮矣其于褒敘之典可不厚哉具封某氏稟性
淑靈來嬪望族積慶流祉是生英賢光復中興為吾伊
呂爰正魚軒之秩大開脂澤之封庶幾明靈服我休命

父夔贈少師制

謝衷以晉名士老于太常而慶集謝安李栖筠以唐直

臣終于御史而寵歸吉甫蓋爵祿不酬于盛德則子孫
必饗其令名具官某如古者儒登時膺仕學精以博得
聖人至當之歸志大而剛有君子後彫之操早正樂卿
之位晚登延閣之班廉靜無求優游卒歲既辭榮而不
有宜流祉于無窮生此真賢與予同德肆遇登庸之始
爰加褒寵之優進位公師用光泉壤以示簠金之訓以
明畚穫之功尚爾英魂服予休命

母吳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讀衛人寒泉之詩覽魯侯壽母之章而知人子以不

得終養為恨而以及親為榮也具封某氏壹範有聞嬪
于雋老是生賢子佐朕中興爰因柄任之初益侈胙封
之舊尚期精爽不昧欽承

妻張氏已封郡夫人進封國夫人

朕惟公卿大夫以學識自見于功名之會者豈獨師友
淵源之力哉亦內德有助焉耳具封某氏族出華大嬪
于宗工讀父之書勉夫以正肆予論相并寵其家爰開
大國之封正爾小君之號是為光寵無怠欽承

顏岐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仲昌

孔氏顏氏皆魯國之望孔氏繇秦漢以來本支蟬聯文
獻相屬而顏氏僅聞于宋齊之間至唐方顯今孔氏稍
微矣而爾家三世皆有令聞為國光輝搢紳所慕豈聖
賢之澤所行者遠其興也固自有次第哉具官某言為
人師行為世表以學從仕棲遲一官若子若孝前英後
詰究觀厥慶其德可知爰因登俊之辰俾遂篤親之志
加之峻秩振爾遺芳豈惟世家增譜牒之榮抑使士夫
知為善之報

祖太初

朕思鳧繹之賢其流風遺書具存而其人不及見也雖後世無聞猶當有以褒大之矧其孫預吾機政而寵綏之數出于常典者哉具官某道德文章著于當代發明古學獨得孟軻之傳疏闢化源聿興魯國之緒家承厥範再世似之皆因特起之招繼被非常之用雖其躬可貴寧須人爵之崇然以澤上覃難廢邦彝之舊宜頒宮保之命往赫冢祠之光庶爾名揚令吾俗厚

父復

昔漢陳寔以道理高世而其子紀紀子羣皆有令名信史書之以爲盛事今吾顏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嗣謙退之風得精深之學氣剛而行峻用以立朝言信而文醇見于垂世早被裕陵之眷晚登延閣之華有子而賢弼古之治爰因聞政之始用獎教忠之能繇法從之舊班正宮師之新秩魂而不昧尚克享之

滕康初任執政封贈制

曾祖

蕭瑀事唐八葉相傳而益大王祥在晉百年雖遠而屢

興厥惟衣冠不絕之家必有廊廟非常之器今吾滕氏亦庶幾焉具官某學道聖賢傳家忠孝遙遙譜牒早爲族黨之華奕奕子孫常出鄉評之右旣厥鍾之茂盛宜所報之綿長當此艱難生吾英傑竝屬延登之始爰加追錫之榮納礎重泉升班亞品尚焄蒿之不昧知焜燿于無窮

曾祖母陳氏王氏

婦人之德其賢不出于閨門王者之恩所報必通于泉壤非爾後昆之有立安能數世而益光具封某氏挺柔

婉之資配高明之族化行于內旣壺範之潛修慶衍其餘遂家聲之遐振因聞孫之入輔擇吉壤以增封正邦國小君之儀煥宗祧初室之祀其祚乃後永孚于休

祖

大夫之家則知曾祖賢者之報不必在身矧吾近輔之賢出汝慶門之大盍加異數用發幽光具官某養志安恬視身孝謹力探載籍自表于儒先漫仕周行靡求于宦達觀本支之相望知朝夕之所存褒章以子而旣窮恤典因孫而更越錫儲宮之峻秩揜家牒之前休往體

蜜章永安泉安

祖母張氏鄭氏

位之尊者禮不可以不稱功之茂者報不可以不隆今
吾二三執政大臣非其材者莫得而居也旣在茲選矣
雖祖妣皆與榮焉非稱情文而爲之報也哉具封某氏
閨風靜專母道慈懿以子而貴旣參象服之朝至孫而
昌復後脂田之賜爰因初命載錫湛恩煥魚軒之舊儀
明杜石之新紀九原雖邈不顯其承

父

璧琮之璞必出于方流松柏之材豈生于近阜注意功
名之會每求忠孝之家具官某識造幾微氣函剛大知
言之要文章爲後學之宗直道而行議論得古人之正
早挺險夷之節晚齊得喪之心雖嗟顏駟之不逢終喜
臧孫之有後是生人傑參預政機因其履位之初懋以
報親之典正宮師之峻秩隆廟祀之新儀旌而教子之
忠成朕得人之慶盍緣胙蠶來對寵光

母常氏

父母之有令子猶國家之有良臣皆人之所願然也今

吾用康任樞筦之事而實汝之所生蓋同其慶也其追封之典顧可以不厚哉具封某氏出于名家端靜有法配黔婁之德蓋嘗以道而相安生仲郢之材非止于先而無愧既有柄朝之命宜疏飾壤之恩荒千里之新封發九原之潛懿榮魂如在茂渥其承

故妻張氏

朕閔士大夫之家同艱難于婚宦之初而不得其貴寵也于疏恩之際既追榮其先則并及焉所以正風化之端厚人倫之本也具封某氏世胄高華嬪吾頑輔牛衣之泣雖效于生前翟茀之朝但榮于身後咸寧吉壤茲謂新恩從汝舅姑承休無斃

妻朱氏

古者諸侯之妻必齊姜朱子所以取其族出之大聞見之華有夙夜相成之道稱其服飾之盛而與君子偕老也豈今公卿室家爲助于內者其賢遠不如古哉具封某氏以崇寧大臣之子嬪吾樞輔之賢婉變靜專壺儀甚著小君之號非爾孰宜爾其勉夫子以功名忠孝之事協濟艱難無愧周詩所云則吾當屢封特封不一封

而已也可不懋哉

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孺人制

朕恢崇孝治尊禮高年嘉涵養之遐區有期頤之壽母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慶門尚見七朝之遺俗

掌設王氏典言吳氏竝轉國夫人制

朕自潛藩入承大統汝祇婦職常侍宮闈其遷大國之封以視小君之秩益思淑慎用對寵休
宣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穎谷封人之言于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實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尚保厥休無忘所命

恭福帝姬追封隋國公主制

尚親慈幼本骨肉之至情追遠厚終有邦家之令典具封某受靈寶緯毓粹璇源方欣設悅之祥已遇逝川之戚既安厚夜宜錫新章爰開主邑之封用正王姬之號尚期婉淑不昧欽承

浮溪集卷七

浮溪集卷八

宋

汪

藻

撰

外制

皇叔祖鄭州觀察使同知宗正司事仲昀可承宣使制

昔宣王中興召穆公以同姓糾合宗族于成周而賦常棣之詩今朕受命纂承汝亦能輯吾支屬雖肺腑葭莩之親莫不咸在朕甚嘉之書不云乎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雖堯之聖不敢後宗族而治天下也則汝

之勞烏可以不錄哉留務之秩實亞節旄肆以命汝尙
思吾所以寵進之意可不懋哉

中書舍人范宗尹御史中丞制

國家建御史以糾百官之正邪以維持政事之得失與
漢唐略等而常虛大夫之官不除用中執法爲之長然
其人之賢否繫國之重輕觀一時朝廷舉措如何而中
執法之才見矣具官某操修端亮學問淵深高論凜然
力扶公道直聲藉甚屢擊權臣久違表著之班良竭箴
規之益是用還之憲府付以朝綱昔真卿當再造之初

不廢抨彈于多事僧孺踵稍寬之後每先簡練于有才
惟爾之賢必知所處

官任諫議大夫衛膚敏中書舍人制

朕惟古者諱言之朝諫臣有不得其職者況非言責之
任乎如其不然雖畎畝芻蕘皆蒙危言之策矧居侍從
獻納豈殊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端方有守出將使節
屢爲疆場之華人對便朝每罄箴規之益比雖升于厥
秩實未究于所長是用嘉爾能言試之掌制輟自七人
之列擢居四禁之聯雖潤色除書所賴詞章之富然論

思政本必資風節之彊勿以茲遷而忘予弼

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制

東西二省自祖宗以來爲維持政本之地其要等耳然
瑣闥邃于掖垣書牘優于詞命掄才旣遴疏寵亦殊以
爾具官某秉直諒之心懋精深之學貫穿今古飾以詞
章之華辨明是非凜然風節之勁比司詔命蔚有能稱
宜升文石之班遂正黃扉之秩惟忠臣事上知無不言
惟君子居官要爲可紀勿令批敕之譽減于代言之時
趙鼎除司諫呂祉除正言制

古者君臣之職在于聽言納言之間言而不從君任其
咎矣居言責之地而不盡言于其君者獨無愧于其官
乎以爾學問操修士夫所仰茲予寘爾于七人之列爾
其夙夜罄竭以報所蒙毋謂其君不能而蹈古人之戒
也

左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制

法吏以糾官邪諫官以箴主失二塗雖異委任則均以
爾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譽四聞始借爾才
重吾憲府爾其勿憚大吏知無不言勿謂當從容議論

之餘而不樂抨彈之事也

給事中劉珪吏部侍郎制

唐以銓衡付吏部居其官者得進退天下之才而人重于法今啓擬歸朝廷典選者謂之有司按籍第員書名惟謹而法重于人自艱難以來真僞渾淆銓綜之權其輕尤甚非用心于法度之外者安能振頽綱于旣壞之後哉具官某性識疏通天資雅亮守其當守必求至理之歸言所難言長得近臣之體比居瑣闥之任屢閱囊封之陳孰副予求莫如汝器往佐而官之長深求厥弊

之原嗚呼惟仁能恤滯淹惟明能察僥冒惟勤能濟事劇惟正能檢吏欺茲爾優爲勉之而已

李楫監察御史制

朕稽攷百官之治賴一時耳目之官求諸時髦未見剛者以爾殫精古學博極羣書不以軒裳爲心老于州縣之役茲近臣之論薦適有契于予衷擢自遐方俾參臺屬夫爲國督姦者法吏之職至誠嫉惡者古人之心朕旣以激濁揚清待卿汝無以交淺言深爲戒

方閭國子司業制

朕惟國家之治亂未有不由庠序之廢興者也故古之賢君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者豈嘗一日忘學哉以爾某秉心靖專操行純一必能使吾胄子絃誦不衰嗚呼賢士之關風化之所從出也其銷患于冥冥之中多矣朕之所以望汝者故豈淺哉

商守拙大理卿制

法者一成而不變情者日出而無窮以不變之法馭無窮之情而決死生于此非其人可乎以爾某詳練有聞端方不撓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爾庶幾焉往踐九卿之聯司吾三尺之憲昔人以身蹈死拯人之死者方爲稱職汝當其責可不勉歟

王彥成太僕少卿制

朕臨御以來躬節儉爲天下先未嘗有輿馬之好也然郊廟之奉攻守之須所以爲軍國之容有不得而廢者以爾某清修有立廉靖無求出入朝廷踐揚蓋久必能修明厥職體朕至懷然古者僕臣正厥后克正則朕之所以望爾者亦豈輿馬之間哉

祝廷衛尉少卿制

九卿朝廷高選也異時率以諸郎久次者爲之未有徑躋而躡至者也以爾太學譽髦之舊累朝循吏之餘獨抱遺編不忘所學屢持使節幾老于行是用升之特揖之聯遂爾本朝之志職閒無事惟以均勞

王撥除直秘閣制

朕惟獯豸亂常小雅盡廢枕戈嘗膽雖寢食間意未嘗不在大河之北也爾効官忠勇假守一州能得士心殺敵過當雋功來上朕甚壯之延閣之華搢紳所貴肆以命汝尚勉之哉朕之期卿不止于此

貴州刺史知順安軍徐沆轉團練使制

昔李牧爲趙守邊匈奴不敢犯塞吾藝祖用郭進守山西疆場無事幾二十年肆國家艱難以來敵騎長驅城門無結草之衛朕思古人之賢而恨今日梟俊擒敵之臣未之見也以爾等智足經遠忠能解紛于玉靈不及之時厲士卒沮傷之氣力固吾圉不爲敵吞朝廷爵祿乃與汝等共之者也顧惜一官爲汝之勸哉然銳于始怠于終古人之至戒其益明籌策副吾所以仰成之意雋功來上嗣有寵褒

隨龍康益特轉團練使監御輦院制

方國家多事凡禁列之高者無不將屯乘塞爲士卒先
爾乃以霈恩升州團之班而掌吾輿輦之事靡有憂責
從容殿廬非以勞且舊乎往踐厥官求所以稱此者毋
謂恩可常得而不知幸也

范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欲惠吾元元無侵冤之苦
者非部使者孰任其責哉以爾論議英明世其家學踐
揚中外所至可觀惟湖湘控帶東南地數千里盜新喋

血耕稼失時汝其謹視官邪應條輒舉使一方之俗皆
蒙朝廷之恩副朕臨遣之意則汝之譽處豈不休哉

王敏文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制

嗚呼自艱難以來民勞甚矣惟兩川獨爲全實譬善醫
者護其良膚則其他瘡痍所生不勞而復其于命使可
不選掄以爾操行廉平所臨輒治是用付爾以潼江之
節爾其調節邦用如血脉然使一方阜安則中原蒙福
能任茲責時乃之休

褚宗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制

朕惟嶺海萬里之遠雖飛輓芻粟不至中州而象犀珠貝之珍實佐經費以爾吏能高妙所至有聲深達利源精于心計其上江壩之節往臨蠻蠻之區報政來歸參華奚遠

曾謂陝西轉運副使制

關陝雖被邊陲塞然天下用兵未嘗不爲朝廷重也矧今多事尤在得人以爾風力強明見于屢試朕方西顧藉爾一行爾其峙糗糧通鹽筴勿病吾俗勿飢吾師縈策蟻封之間揮斤盤錯之地往辦吾事益觀爾能

孔彥舟轉武翼大夫添差東平府鈐轄制

朕惟國家多事之時智者獻其能勇者服其勞茲人材畢見桑陰未徙而功成也頃者帥幕初開羣臣陪扈間關跋履遂濟中興小大悉裒汝其一也擢居使秩出總州兵茲謂異恩無忘報稱

武功大夫成州刺史黃珙已復舊官差知邕州制

朕于天下一視同仁雖遐荒萬里之遠擇二千石之良與吾東西州無以異也爾明于軍政有將帥材洵更使令中坐小法肆予拔拭用汝典州汝其慎守封陲信于

蠻蠻有民有社所任非輕足食足兵以安爲上勉圖來效嗣有寵褒

制

京東路轉運判官柴天因升轉運副使兼知青州

海岱之間稱古形勝人比習亂莽爲盜區思得詳練剛明之材兼膺折衝饋餉之任以爾知吏方略爲時老成久分外計之權頗熟東州之事其升使選勉爲朕行昔管仲佐齊侯內修軍政龔遂至渤海首散郡兵伊治術之何常惟賢明之所擇審思籌策毋失事機

凌唐佐直秘閣京畿提刑再任制

朕省方南服空京師不都然宗廟宮室在焉旣命重臣以守又擇部使者歲時按行其封以爾詳練有聞不辭繁劇平反畿內民以不冤其升延閣之班重付祥刑之寄尙巡凋瘵毋廢哀矜

甘暉可宣贊舍人制

朕以宸闈二閣處天下戎班之俊而掌賓贊之事者其選尤高以爾器識疏通屢更繁使頃從牧圉事朕艱難旣緣大賚之均仍有舊恩之異積茲寵數陟以華資汝

其體朕眷知勉思忠恪始終保此惟乃之休

蔡溥太府寺丞制

周官太府下大夫二人而上士七十二人爲之屬今丞其遺法也以爾知識敏明踐揚滋久蓋能知出納之吝者往助而長以濟劇繁

郭敏修都水監丞制

古者有水官水學以是學而居是官其失鮮矣以爾習于河事用志不分往督隄繇寬吾憂顧勿徒繁擾而或負丞

傅宿韓澄吏部郎官制

天官所以總天下之材而自省方以來官簿不輯吏緣爲姦苟得其人賢于法具以爾宿儒學之秀以爾澄世家之良茲用付以銓曹之繁處之省戶之要往佐而長益觀汝能

張公濟倉部郎官謝亮主客郎官制

朕設諸郎以振舉治功以待異時非常之選凡加掄擢必攷僉言以爾公濟有劇繁之材茲予命爾以司儲之職以爾亮有專對之敏茲予命爾以掌客之官各旣乃

心欽承予意

季陵右司員外郎制

朕惟國家艱難以來百司綱紀日失其序詔令稽壅吏
媮不虔思得譽髦之英任吾宰屬之職以爾受材開敏
臨事激昂經術精深爲諸生之冠議論堅正有前輩之
風稽諸僉言汝稱茲選惟蟻封知良馬之藝惟肯繁見
良庖之能勉究乃心贊成予治

胡寅駕部員外郎制

朕比裁中都官之員于員外郎選精矣其委任之間亦

豈異時比哉爾問學有聞早膺推擇茲錫命書之寵復
從省戶之游往服清塗益恢遠業

趙鼎駕部員外郎尹東珂庫部員外郎制

朕于郎曹均取才望選除之寵易地皆然以爾開敏之
資有聲省戶茲緣換部始正厥名往服朕恩靖共爾位
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臯陶爲大理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
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于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
思欽慎以對寵休

李迨李承造御營使司參議官制

朕遭時多艱思屈羣力既與二三大臣制勝于帷幄之中而又覽天下之英豪以收其略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明今日之事機得古人之籌策茲升延閣參預秘謀往圖不世之功以濟中興之舉

張自牧補從事郎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制

朕出爵不待廉茂幾以致天下之豪傑况汝以經術行誼爲衆所推而達于朕聽者乎然名譽之下古難其人可令施行毋甚高論

都官員外郎尹忠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朕惟嶺海去京師萬里之遠民弱而陋吏貪而愚法令詔條所存無幾非廉平強濟者孰能稱吾臨遣之意哉以爾風力有聞吏功屢最宜從省戶之選往疾使輶之驅爾其謹視官邪拊循蠻俗使斯民受賜如在朕戶庭之間則汝爲稱職

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制

古者鄉立塢壁防盜賊之侵己室家可保今吾廣其法于天下又置使者推行之庶幾姦宄潛消里閭無事以

爾屢更煩使蔚有能稱茲用假爾繡衣之榮往臨吳會
汝其徧詣提封申明約束毋彊不欲毋縱敗羣使農安
于野行旅通于塗則爲稱職

陳起宗直徽猷閣都大提舉川陝路茶馬制

朕惟馬政不修無甚今日軍容廢缺朕甚憂之以爾少
有俊才累更幕府必能爲吾講摘山之利得充廩之良
協和種羌貿易無壅是用進凝嚴之直爲臨遣之榮昔
衛文公承國遷之後元年車三十乘末乃寸之豈區區
諸侯之國而今不及古哉在爾勉之而已

知興仁府鄧紹密右文殿修撰制

昔漢陳湯唐郭元振皆以不護細謹卒成功名故古之
論人材者曰使信如尾生廉如伯夷亦何益于成敗之
數哉爾起于投閒守此凋郡而能因時制變分朕顧憂
糾合民兵率先諸郡清資顯秩本以待功矧方艱虞于
汝何惜往服朕命益勤撫綏豈無茂恩觀汝來效

吳給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制

朕惟齊魯之墟更此侵陵之變不復爲郡逮今逾時每
軫念于夙宵孰拯民于塗炭以爾具官某謀能威敵勇

不顧身坐修塢壁之嚴悉保旄倪之衆勦除羣醜綏靖一方爰升次對之聯仍委蒞宣之寄往圖長算勿廢前功

張自牧轉兩官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制

朕惟東州經喋血之餘兵民雜屯農末皆病思得奇士通吾利源以爾膺特起之招有非常之略頃將使指信著此方其升延閣之班仍峻文階之等往乘輶傳臨按列城如飛輓之稍行則瘡痍之可復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進士周義起劉宜孫充大金通問使屬官特授從事郎制

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爾等早游庠序以學發身而能臨義慨然奮身不顧雖爲人之屬而任則匪輕何惜一官成汝之志使誠通而好結則予之所以待汝者豈止此哉

傅崧卿黃叔敷中書門下檢正制

朕惟異時宰士止于中臺之屬不足以預聞命令之原故又置檢正之官以通知三省之政非夫詳練老成通

知世務者不在茲選以爾性資明銳多所踐更茲予首以命汝汝其摘過差以裨國論程期會以扼吏姦肆觀爾能尚有殊擢

上官愔祕書省校書郎制
汝名臣子少有軼材方時急賢當在崇養今冊府士大夫之冀北也少休駿足以適夷塗

張孝純子頴直秘閣制
爾父身陷敵而爾母援比爲爾求官夫延閣之華朕方澄此選今以假汝不謂無恩惟毋頽家聲是爲報國

李長民祕書省正字制

朕懲夫艱危之時見士大夫無可使者欲廣儲英俊時出而用之以爾種學績文聲華藉甚圖書之府本以養材往游其間觀汝遠器

黎譯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領鉤稽于其間者蓋不輕授往贊而長毋失官職

蘇良冶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預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非爾通

敏朕不汝除

蕭倫都水監主簿制

水失其行隄繇不息雖勾稽之官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服朕恩

趙善淑等各河補承信郎制

公族國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而況于國乎此朕于艱難之時敦睦之恩尤不敢替也汝等幸同屬籍歲久寢蕃雖胄出祖宗信厚皆如麟趾然身夷編戶貧者或乘牛車各命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祿無負朕恩

宗子趙彥謨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中程更此湛恩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答所蒙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盜發潢池東南震擾汝從民伍斬敵有功何惜一官旌其忠勇尚圖來效以稱朕恩

進武校尉常益等可承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勅以從既返國都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尚勉之哉

任浹補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死兵者其家必得仕于其國蓋責人以所甚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從弟某死于城守褒卹有加澤之所覃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國家之恩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樞密院編修官張灝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遷不可秋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游樞機之府而略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恩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知壽州康允之進直龍圖閣制

自軍興以來師帥之官聞敵而委城者相望也爾以孑然孤壘屹立于羣盜沸拏之中得其人心皆以死奮坐令反寇奔潰不支河圖之華未足旌汝方稽閹閣嗣有寵褒

張昱轉兩官閣門祇候知慈州制

得城則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茲古英主所以收天下豪俊之用也肆朕臨御適遭多艱恨無奇功當此醜賞今乃得汝尚庶幾焉進官而兼上閣之華因仕而

付專城之寄併茲異數待汝可知尚既乃心無忘予報

秉義郎甘暉可閣門祇候制

上閣之秩武臣之高選也朕常遴擇不妄假人以爾材
識敏明忠于奉上肆加茲寵以別汝能尚克祇承無忘
報稱

承信郎潘璋可閣門祇候制

朕于小大文武之臣苟材軼于眾者必思有以表異之
以爾智識敏明服勤匪懈茲予試爾以上閣之秩雖未
極褒陞而于汝輩流則寵矣可不懋哉

吳詡改合入官通判本州制

昔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春秋貴之爾以小官
與聞郡政區區城守懼力不支願解已官募兵討賊訖
臻綏靖其志可嘉宜辭銓調之勞就佐一州之政勉圖
來效稱我茂恩

呂士昭提舉保甲兼河東提刑制

朕惟河東之民當敵騎之入一方凋瘵士氣索然思有
以作新振起之以爾擢自稠人屢更繁使必能為吾得
被堅執銳之士揚鉤深致遠之威雖列職外臺未殫所

蘊政成來報朕不汝忘

劉亞夫何處厚復職與郡制

朕持刑賞之柄若權衡然稱物而爲之重輕不以銖黍私也爾名在刑書有年數矣今而更始可以自新其還爾之寵名以分吾之憂顧汝知夫復玷缺之艱難也可不慎哉

建陽知縣黃邦光起復制

晉人墨衰閔子腰絰然一切從權有不得而廢者以爾字遐方之俗當羣盜之鋒并禦征輸備殫忠力方爲軍府之賴遽有家庭之憂宜奪爾情姑安厥職其體藉才之意無忘移孝之誠

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郎制

頃者羣盜鼓行攻圍城邑汝營塢壁招輯鄉閭旣衛善良亦除凶慝其忠可錄何惜一官尚勉之哉毋忘後效進納陳真可承節郎制

國家用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能濟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往登仕版無忝朕恩

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等補秉義郎制

爾等頃以從衆弄兵潢池聞朕招攜幡然聽命其膺銓錄以待使令尙服予恩無渝所守

向子襄錢豐贈官制

朕惟獫狁亂常衣冠蒙難皆吾不足以勝殘而置汝于塗炭也故于追錄之際每加意焉以爾遭世艱虞共嬰城守力全節履遽沒其身爰錫閔章進官三等英魂如在尙克享之

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侵敗王略守險旅拒犯吾顏行爾以偏裨出從主帥先登陷陣遽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于以生易死者非根于忠義疇克爾哉是用盡然進官二等尙期精爽不昧欽承

曾升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制

朕閔夫死者以身從事而不得終于牖下也旣崇以秩又錄其孤嗚呼亦足以明朕意矣魂而不昧尙克欽承

浮溪集卷八

浮溪集卷九

宋

汪

藻

撰

外制

知江寧府宇文粹中落職宮祠安置制

朕惟國家于都會屯兵列戍又擇重臣臨之者非以屏
王室于平居閒暇之時亦惟朝廷或出于艱虞則四方
萬里之遠賴其大拊循之功以固吾圉具官某頃從近
弼出殿大藩所圖綏撫之良無負顧憂之託而威權素
奪選懦無謀乃持柄以授人至委身而就繫吏戕民死

喋血江壩朕方窮致亂之繇用正爾弛防之罪而一方
冤狀猥自發舒其鑄秘殿之資往食真祠之祿無忘自
訟服我寬恩

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宮觀制

朕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所恃以安存者繫中外士
大夫相與維持之力一旦事出倉卒宗社阽危而四方
藩臣赴援者無幾朕甚傷之具官某初無他長早服顯
仕光被累朝之眷進登常伯之尊知人臣有見危致命
之忠在方面有振旅勤王之義而丁寧靡顧酣飲自如

逮予踐阼之初巧作謀身之計近臣如此謂疎者何其
鑄延閣之資往食真祠之祿茲爲寬典無重後愆

翁彥國追奪寶文閣學士制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召康公于成王蒞政之初亦
以求賢用吉士爲戒蓋朝廷安危治亂之分在于用吉
士小人之間具官某本摘山之徒操駟僮之術諂事非
類亟污從班以妾婦之道爲身謀以豺狼之心幸時變
比緣巡狩遣治別都言念艱虞之未平務從簡易而安
衆屢加訓敕非不丁寧乃並法以爲姦專阻威而害物

毒流千里諸路騷然未明跋扈之誅已被幽間之戮不
追寵秩孰慰羣冤雖既死之何知庶將來之可戒

范訥罷東京留守司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制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迺者朝廷蓋多故矣其
所以寵任汝者亦豈輕哉具官某擢自周行首膺器使
加以節旄之重付之管鑰之嚴所望夙宵分吾憂顧乃
令彈劾上達聽聞謂專懷顧望而無意勤王公縱剽攘
而不能戢士汝尚爲爾予何賴焉宜還眷倚之權往卽
省循之地過而能改朕不汝忘

李回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制

節義廉恥朕所望于士大夫也方國家艱危于此觀人
而以擇利誤朝形于言者之贖汝安取此哉具官某奉
事兩朝嘗參三府旣不能知存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
辨正僞而立人之朝處之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于中
秘以分務于陪京服我保全無忘惕厲

馬忠落龍神衛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制

朕于將帥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者所以必其
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兼隆在廷莫比謂

能夙夜分朕顧憂乃無多算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鑄衛帥之崇仍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

惠柔民等押赴河北京東陝西路監當差遣制

人臣策名委質知忠于所事而已若夫死生禍福豈人之所擇哉爾被選爲郎分居臺省國家休戚何所不同乃逆料時艱飄然去國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毫髮地乎被邊之州汝所忌者姑令而往當知夫忘身殉國者未必不安而小智自私者不容于幸免也

趙點勒停制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然則挾利懷姦不知尊上移所報于他人者其可使之在服哉爾受命典藩仕非不顯豈有國家之德不如權貴之恩駟駿名駒選充私廐駑駘下駟乃及乘輿悖戾之心一何至此斥從民伍示有朝廷汝雖至愚寧不知罪

開封府推官范世延降一官制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所以事君也爾列官都畿分

守城壁方此多事豈容有他乃亂法以為姦專營私而
豐己徇羣小無厭之請希一時橫得之恩靡思體國之
忠徒挾耗財之意不加懲創孰警貪邪聊褫文階用明
邦憲尚圖來效以贖厥愆

向子諲洛職與郡制

汝戚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
力圖報稱而肆為虛誕行不顧言私擁眾而多耗邦財
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姑鑄寵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
欺眾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張瑁散官安置權主管北外承司公事制

古之居官者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爾職在河
隄所當夙夜乃便安離局擇利自營坐使狂瀾奔流千
里一城被害民悉為魚靖言昏墊之裁皆汝疇瘵之致
宜申典憲以謝無辜聊黜置于散官俾責成于後效尚
殫爾力以蓋厥愆

周懿文散官嶺外安置制

昔季文子有言見無禮于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故
春秋不誅其人而誅其人之意豈無說哉爾服采在廷

官榮祿厚國家平日何負汝曹方君親危急之時雖嫠猶不恤其緯乃乘時幸變乾沒自私以爲無復朝廷之治矣嗚呼汝亦士也何爲而至于此極哉念本無知誅之奚益姑全首領投畀遐荒尙保餘生毋忘予德

前戶部侍郎邵溥降一官制

古者挈餅之智守不假器出納靡吝何名有司屬者國家多艱泉府收壞汝受寄委實爲大農乃從官吏之營私不顧邦財之折閱公形判語案牘具存鞫實以聞宜從薄罰背公之罪毋廢省循

仲輯降三官制

朕觀漢唐宗室以沓貪暴戾失其爵祿而亡其軀者至不可勝數故擇同姓之賢者爲汝曹率庶幾人人信厚如古盛時而近屬之間尚有仲輯朕甚傷之迺者王室多艱宗盟靡振朕于九族惟恐不咸而爾乃以口語紛然爲有司所劾豈朕所以待汝之意哉其示薄懲褫官三等尚思自好無陷非彝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朋王侯各降兩官制

御史于百官之邪政事之闕皆得糾而言之朝廷所恃

以爲安也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無責哉頃者戎馬
內侵變生都邑鑾輿出狩事孰大茲汝曾無一言爲國
長慮乃始終和議墮敵計中聞而不懲失政刑矣禡官
二等聊著厥辜尚服寬恩無貽後悔

王公亮降兩官放罷制

人臣守法所以事君率意妄陳罰安可遁具官某比緣
岳狩遣守殿廬方國艱危當思忠恪乃專爲姑息欲利
小人無體國之公心懷市恩之私意不加懲艾孰塞僥
求聊鑄寵進之階仍解誰何之職其祗予戒以省厥愆

淮東提刑汪師忠降兩官制

朕惟江淮之間羣盜充斥二千石不爲用非部使者躬
行其封明于賞誅則民之罔安所赴愬爾幸蒙推擇職
在督姦知臣子奉公所當夙夜而棲遲偃仰于國藐然
食人之食而憂人之憂者固如是乎姑示薄懲鑄官二
等尚無後悔朕不汝容

方聞降兩官衝替制

迺者盜發江壖一方喋血汝爲使者受命督姦不折其
萌已爲失職至變成禍結當力翦除乃退避以自營至

文移而亦廢逮臻綏靖事出他人方公肆于誕謾反自論于功伐事君如此于汝安乎宜免所居仍鐫厥秩尚為輕比無廢省循

太府卿徐公裕等降兩官制

孟子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謂之賤丈夫故君子之觀人在于有所不取爾服官朝列惟祿是資謂能潔己以明汚顧乃乘時而射利市所臨之公賄法既不容利其直之私羸義將安據鐫官二等聊愧爾心取予之間毋忘慎擇

高衛落職降兩官宮祠制

古者將帥死綏士大夫死列有離局失官者必殺無赦茲師行有律而敵不能侵也具官某蒙國選掄分時憂顧敵兵一入狼狽出奔縱力不支猶當守境乃委四封之衆跳驅千里之餘茲而不懲何以爲國雖值纂承之慶難從赦宥之科褫爵秩之華資投宮祠之散地祇承寬典無重後愆

河北經制使馬忠降兩官制

師以氣爲勝將以勇爲能古者鑿凶門而出言有進死

而無退生也具官某受予推轂與敵交鋒旣昧奉旂陷陳之機復無以律行師之整三軍利用帥則不前千里折衝朕將奚賴宜削褻崇之秩用明逗撓之誅軍有常刑汝無自佚

東南第三將郭實降兩官放罷制

國不知將之任將不知士之情兵家之大忌也爾居軍吏之上當纖悉必聞乃賊徒交通近出麾下慣耗如此軍容可知綏御之材非而所任鑄官二等仍解將權尚服寬恩毋忘自訟

京西路轉運副使昌弼降兩官制

漢部使者以六條察郡國之不如法者所以治人而非治于人者也爾出分臺綱舉措專恣于繩治未有聞焉而反爲人所劾豈不負吾任使之意哉鑄奪二官用懲失職毋以小罰爲無傷而不戒也

知恩州趙子昉落職降三官制

分憂共理二千石之職也倘擇利自營馴致一城之禍者烏可以不懲哉爾受命典州當趨期會乃虛其官守引日不行坐使河隄決于所治提封之內民悉爲魚靖

言昏墊之裁皆汝遷延之致鑄官三等仍解近班以謝無辜猶爲未減

翟汝文降兩官制

漢置部刺史秩六百石耳而吏二千石皆察焉所以尊朝廷也具官某幸蒙國恩出典方面知奉使有指所當遵承而妄引詔書猥相侵辱鑄官二等姑示薄懲尚鋤而驕無重後悔

應天府鈐轄王徹降兩官制

趨事赴功人臣之職也朕比除戎器用戒不虞輦致國都汝司其役而屢加程督偷惰不虔旣稽命以愆期方便文而謁告攷其用意安所逃刑宜鑄二等之階以示有司之戒其思往咎服我寬恩

應天府士曹黃詡降一官制

樂事勸功人臣之職也食焉而怠其事可乎爾服采府僚事官臺省知當趨期會而督責靡疇自干慢令之誅宜正褫官之罰尚圖黽勉無重悔尤

南道總管司屬官詔齊降兩官勒停制

侵官亂法專命廢忠人臣之大戒也爾爲人屬事有稟

承乃乘禍變以招權至用兵民而攝吏靖言狂率當伏
典刑姑示矜容削官二等往從民伍尚省厥愆

提舉皇城司郭鎮降兩官制

古者周廬千列以衛至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此其職
也具官幸蒙推擇委以徼巡而樞栝之間誰何不謹宜
懲怠慢并上兩官尚究乃心無貽後悔

內侍黃逖先降兩官取勘制

古者聽買賣以質劑雖防民私蓋朝廷之法也爾幸蒙
官使曾不服馴悍驕而貪蔑視官府宜鑄爵秩以警無

良其罪所歸則從吏治

知筠州楊允降三官制

古者四十而仕七十而引年所以節進趨厲廉恥也爾
智昏耄及貪祿忘歸不治之聲達于予聽鑄官三等聊
愧爾心尚訟厥愆以休其老

知麟州韓忠嗣降兩官放罷制

扞城之寄所賴折衝失律而顛豈容佚罰爾儉身無狀
專欲自私喪長吏之威權爲下人之所逐鑄官二等非
獨汝懲亦使邊臣眎茲爲戒

知建州張勳降三官制

朕以師帥之權付汝于數千里之外而馭軍撫民其悖
謬如此朕亦何所賴哉雖舉止鑄官務從闊略而無辜
之民死者不可復生矣于汝安乎

知秀州趙叔近落職制

爾姦利之私有市井所不爲者朕方置汝于理將肅清
官曹延閣之班尚安得處其加鑄奪以聽有司

呂噩司勳各降一官制

迺者盜孳山東聲隱汝上汝承臺檄往備戎行乃假事

以爲辭至愆期而非顧褫官一等姑示薄懲軍有常刑
毋貽後悔

徐慎言落職制

汝燕山之役附非類而得寵名者于有司之法當鑄久
矣況以沓貪凶肆達于朕聽者乎官曹旣清安用汝輩

朱依校

浮溪集卷九

浮溪集卷十

宋

汪

藻

撰

外制

劉誨直顯謨閣知楚州制

人臣趨事莫樂于見知王者用材當求于已試以爾稟
資明銳臨事激昂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塗之險阻
茲分憂于凋郡宜進秩于清班尚體仰成佇聞書最

李會徽歙閣待制知廬州制

朕比緣岳狩申儆邊虞厥惟衝要之藩當得老成之雋

具官某早因時望進陟英躔常持平進之心殊有後凋之操中投散地頗鬱輿情茲升延閣之班特付專城之寄尚思綏馭無負眷懷

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制

朕修方岳之巡講舟師之備欲恢遠略當得通材以爾稟性端方臨機敏銳袞袞盡納言之益惓惓懷憂國之心是用假延閣之班付昆池之事勿辭勞劇同濟艱難

孟汝嘉馬向刑部郎官制

既得之情仁人不喜一成之法君子盡心朕于庶獄雖罔敢知而擇人之間未嘗不慎以爾等吏能屢試風力有聞平反之長人頗推汝往膺省戶之選助閱邦刑之書廣朕好生欽哉毋忽

俞隨劉公彥知東上閣門事

朕肇開四門延納多士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賓贊之寮具官某秉德忠純受材開敏地處橫班之邃秩升廉使之崇其服端揆竝司謁者肅等威于表著之位傳臚句于陛廉之間嗣有寵褻無忘祇恪

劉錫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

朕以中國之大而制四夷以九重之尊而臨天下宜有
 統督用疆主威具官某躬沈鷲之資任爪牙之責早登
 勇爵聲望著于三軍旋總戎昭精神行于萬里肆加異
 數進董親兵爾其分夙夜之憂俾朕獲寢興之佚忠勤
 無斃恩賞何涯

馬忠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河北路經制使
 措置節制軍民兵等事制

朕惟兩河之民更百戰之役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
 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肆夙宵之軫念如冰炭之交

懷孰知拊循經遠之謀我有梟俊折衝之士具官某幾
 能先物勇不顧身胄出名家得山西氣俗之厚任更邊
 鎖知漠北封圻之詳昨逢多壘之艱屢立扞城之績雖
 進厥秩未殫所長爰升統帥之崇加畀使權之重料百
 城之丁壯總以五符提兩路之精強蒐其軍實兼收羣
 力用展壯猷上以迎二聖之還下以正四夷之守任我
 之責時乃之休

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制

出而戡敵專師律之雄居則衛王總禁屯之重我有虎

臣之貴兼諸人傑之長借爾威稜振吾綱領具官某性資敏甚氣節偉然持重不驚得真將軍之勇好賢如渴有古名將之風茲喜還朝方資扈蹕爰付劇煩之寄用觀周濟之才勿以賢勞孤予器使

從仕郎傅雱改宣教郎借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和

使制

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難之餘乃賢者馳騫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沈鷺有謀雖山濤不學于孫吳而季布得聲于梁楚比選出疆之使實膺仗節之行

方事遐征無幾微見于言面宜加寵數進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中假以事官之貳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佇來歸毋忘自力

大金通和使傅雱轉五官郎官制

朕昨聘殊鄰首馳信使如文王有玁狁之難始于憂勤乃博望至月氏而還得其要領宜加寵賚式獎賢勞爾奮自書生蔚爲國士挺身應募遂膺仗節之華即日辨嚴靡憚乘輅之遠果持書幣遄返闕庭是用峻陞朝皆之班仍正省闈之選示朕見知之意旌而不辱之功尙

體眷懷毋忘忠蓋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
物色求人儻忠信行于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
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于生如皆
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
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
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
佇期歸報之休

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股肱宣力四方實寄藩維之重精神折衝千里允資師
帥之良矧吾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雋功來上褒渥
可忘具官某蚤以時才揚于禁路粹矣朝廷之表巍然
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所居之官大動皆中節故每
不勞而功成比緣蛇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篁竹深阻
谿山繹騷迺攄掌上之奇盡服潢中之衆惟三仕三已
莫明令尹之心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宜還寵數
用示眷懷尙加厲于壯猷庶永綏于遐俗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邊復魏尙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鼂之
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材曷若棄取而責老成之效
具官某稟資沈摯事上樸忠昨緣外侮之侵嘗畀中權
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于亡
命肆朕纂圖之始時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爲可用
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異
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嶽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揀
東隅之失勉圖爾績仰副朕知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鼂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
尹爲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
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敵旣盡逾年之抗遂遭
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
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于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
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遄其往毋愴家庭之
禍當思王室之艱

陸藻李邴復舊職制

朕選儲人材如圃藝木封殖長養各成其天與其擢自
條枚待堅實風霜之後孰若因其合抱收剗殘斤斧之
餘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文章爾雅有作者之風
議論正平得近臣之體一從吏議再閱歲時既霈澤之
更新宜故官之稍復人惟求舊朕方深買傅之思忠不
忘君汝無廢蕭生之意其加恬養以待簡求

李庠復官星夜發來赴行在制

朕捐金爵以致天下之士聽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豈伊
一眚之微廢此三軍之望具官某受材英特秉性忠純

蚤登勇爵之崇嘗總親軍之重中緣坐法亦既更時宜
盡復于故官俾亟趨于行闕佇膺煩委用展壯猷

給事中王絢復朝散郎制

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人皆見之具官某頃服禁嚴職當獻納而失于詳慎
至陷小文茲被湛恩宜除宿負衛侯醇謹初豈有于他
腸顏子庶幾尙何憂于貳過毋懲纖芥而廢激昂

孫默許德之復官制

有司之法如權衡雖微不失人主之恩如江漢何濯非

新朕入纂丕圖與民更始矧吾士類尤所當先爾嘗以過差絀于吏議茲予拔拭不汝瑕疵宜盡削于丹書復進參于華貫幸難數得其戒之哉

新除中書舍人孫覲可待制與郡制

任賢者雖人主之明從欲者亦聖人之恕茲用時髦之俊復居詞禁之華遽以疾聞難以詔奪具官某早膺掄擢浸服禁嚴文章爲後學之宗論議得近臣之體中緣排斥久已照知方賈誼見思欲召還于宣室而仲舒厭事頗不樂于京師宜升延閣之班再付專城之寄其據

所蘊以拯吾民佇觀千里之休入奉三年之計

孫覲知平江府制

朕惟儒雅飾吏事皆西漢之能臣岳牧用詞人蓋有唐之舊制眷吳門之重鎮邇嶽狩之行朝戶口夥于承平之餘人心搖于驚擾之後不付賢雋孰分顧憂具官某明國憲章知民情僞學必期于有用材無適而不宜茲詔來歸力求自便以甘泉之法從臨通德之鄰封子牟雖在江湖豈忘魏闕汲黯宜居禁闥毋薄淮陽勉布中和卽還嚴近

胡舜陟徽猷閣待制准西安置使制

策名委質可萌苟且之心趨事赴功尤在艱難之際矧
 予馭貴惟以勸從既聞敏銳之才何愛褒揚之渥具官
 某邃通經術明識事機頃在朝廷衮衮盡致君之益泊
 居方面捲倦懷憂國之忠比閱奏陳備知祈向願禔躬
 于卒乘以同獎于朝廷是用升甘泉法從之班付淮右
 陳屯之事用昭殊遇佇展壯猷尙觀儒者之折衝勿使
 武夫之專美

鎮慶關使徐傑轉防禦使制

朕披荆棘以立朝廷聽鼓鼙而思將帥苟當懋賞豈負
 成言以爾頃被選掄出分憂顧坐控邊關之阻靡容敵
 騎之侵戍旣更時寵宜如約爰進扞防之秩用爲屯守
 之光益務綏懷仰求嘉獎

閻瑾正任防禦使制

謙者君子之光異者武人之正故先鳴而求勇爵見鄙
 春秋獨屏而恥論功取高漢史具官某比提義旅來援
 京師屬余踐阼之初錫爾賞勞之典抗章不拜陳義甚
 高宜加褒勸之恩用正扞防之秩尙思求勵無負眷知

通問副使武功大夫趙哲可達州刺史制

朕通兩國之和遣單車之使求專對四方之士既得忠
良顧出疆萬里之行可無褒擢具官某受材膚敏臨事
激昂久膺在服之榮茲預聘鄰之選將誠甚遠具有皇
皇之華受命靡辭初無惘惘之色是用特頒殊渥升刺
大州以昭臨遣之榮以勵願行之志其思報稱副我仰
成

武義大夫董植可落致仕制

爾忠勇之氣投老不衰方邊防急甚于救焚豈壯士得

從于高枕起之閒佚以示見知其摠恬養之豪用稱搜
揚之寵

辛炳落致仕制

朕惟靜而閱世者可與語天下之謀恬于趨時者可與
共朝廷之任爾十年不調歸老于家雖屏迹無意于人
間而飛聲日聞于朕聽宜輟安車之樂復參文石之班
出處惟時毋專求志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

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暮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入內內侍省武經郎朱回敦武郎陳彥乞轉出歸部致仕依所乞制

爾等宣勞宮省洊歷歲時茲緣疾恙之侵不勝洒掃之職願還銓部歸老田廬朕常恐一物之遺其遂爾終身之志尚加調攝以稱懋恩

譚世勳贈延康殿學士制

松柏有心于歲寒而乃見璠璣至寶豈烈火之能遷朕遭滄海之橫流陰攷士夫所趨向責其大節全者幾人方嘉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隔清規如在褒典可忘具官某學貫羣書文馳六藝純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廉靖無求獨得古人之大蚤預持麾之選徧更法從之華二聖所知羣臣鮮及肆履艱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旣濟佯瘖靡汙天寶之亂而龔生遽天不見南陽之興爰錫命書升華秘殿以聳具臣之聽以爲信史之光冀

爾英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夾靡從威武之奪旣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虢之醜敵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沈冤念逝者之何辜爲潛然而出涕茲升華于秘殿仍加恤于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中書舍人葉濤贈嶽猷閣待制制

人君予奪何有于胸中天下是非嘗公于身後眷前朝之近侍懼鉤黨之非辜旣削深文宜還故秩具官某性資和裕心術剛明讜論排姦不屈浩然之氣高文行遠還追作者之風中遭媒孽之仇久拚煮蒿之恨茲分枉直奚間幽明煥延閣之新班易重泉之往穉英魂如在茂渥其承

具官劉幹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

我仰成之者哲挺然不屈于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
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懋活民之政外
臨邊鎖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
幸聞名于醜敵將令毀節于偽廷龔勝飾巾心肯移于
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于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
原之襪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鄭穀贈七官制

爲官擇人方資帷幄之勝盡瘁事國乃致股肱之虧孰
攄震悼之懷惟有褒崇之典肆頒異數用表遺忠具官

某莊重而有威剛明而知斷至誠憂國皇皇無一日之
安正己立朝凜凜有萬夫之望雖歲時之未久賴籌策
以居多天不憖遺邦其殄瘁峻涉文階之等用爲幽窆
之光復魄儻存垂休無斃

范浩贈直徽猷閣制

自古皆有死誰則長存爲善而獲殃謂之不幸肆頒異
數追弔沈冤以爾某早有軼材嘗登臚仕初謂洛陽之
年少可與有爲孰云北地之儒生遽罹非命山吾至此
爲爾愴然宜升密勿之班進預凝嚴之直尚歆宸渥勿

悼泉扃

孫馨李熙靖王資深韓持各贈五官制

人臣盡瘁旣罹易簣之凶王者飾終宜懋書棺之渥矧
居近侍可廢常規具官某學問淹該操修堅正早預時
髦之選寢參法從之華奄忽云亡愍傷何及不陟文階
之峻孰明卹典之哀是用追錫殊恩躡升數等其服詔
除之寵以爲身後之光

右武大夫梁州防禦使知滑州張撝贈三官四資

恩澤制

朕稽盟府而懋賞功之典聽磬聲而思死事之臣以爾
具官某料敵有謀秉心無貳昨守頻河之壘適當喋血
之鋒身奮于前力窮而踣旣峻陞于顯秩仍悉祿于遺
孤英魂未亡幽扃奚憾

浮溪集卷十

浮溪集卷十一

宋

汪

藻

撰

內制

韓世忠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

朕遭百六艱危之後賴二三臬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
軍守境既騰于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帥酬勲敢廢于邦
彝爰錫贊書用孚羣聽具官某勇聞天下氣蓋關中堂
堂將種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己恭而事上敬蚤服周
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警俾屯要

害之區蓄銳以須鼓儻而擊縱精兵于數路若珠走盤
擠勁敵于長江如杵投臼坐以中堅之整成茲南紀之
安威行而海內息肩師勝而國人屬目是用兼隆徽數
特奏膚公出擁齊旄易兩鎮提封之大人乘夏篆視三
孤絕等之崇申衍采封陪敦并賦以永旂常之載以昭
帷幄之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將帥之榮賞不踰時者人
君之信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沖可以保富貴
之終勉圖而休毋廢朕命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提貔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國憤永
爲宗社之休旣執訊以來歸宜酬勲于不次肆頒明命
數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
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
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
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羣小窺朝元兇于紀旣
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
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爲之
而卷袂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

兩鎮久虛之幄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于爰田衍
井腴于真賦併爲異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于君爾
旣殫于忠藎歸飲至于廟我何愛于寵褻惟功名烈士
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拚前休

檢校少帥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充神武左軍都統

制韓世忠加恩制

朕躬帝親之饗合丘澤之祠一純二精幸拜熙成之貺
千乘萬騎孰宣拱扈之勞我有勁臣宜膺徽數具官某
忠不辟難勇常冠軍先人有奪人之心進則奮沈雄之

略尙賢無自賢之行退而皆名義之談兼兩鎮之節旄
視三孤之皮帛軍律整甚王靈赫然遠斥堠而省文書
士皆爲之樂死倣師徒而討亂略疆由是以少安比修
重屋之儀尤謹周廬之衛祝嘏所告君臣則同乃增井
邑之封仍衍賦租之入爰示旌忠之義以均受胙之休
於戲心膂爪牙方資籌策之勝囊兜戟纛益聳威儀之
瞻惟滿盈天道之所虧惟正直神明之所聽服我休命
欽哉惟時

張俊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度使制

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啓行尤貴武文之兼
寵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之褒用竦在廷之
聽具官某性資沈鷲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奇兼信
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
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
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壖偶邊馬之
長驅帥玉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袍鼓以忘身坐掃妖
氛用鯨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羣盜之搶攘
併錄茂勲用加酬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
錫爰田仍加真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
於戲有功見知朕旣每存于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
于前功惟一心同獎于朝廷斯千載永書于令甲服予
之訓時乃之休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江淮路招討使張
俊加恩制

朕適修古禮歌昊天成命之詩翕受靈釐拜黃帝泰元
之策孚號四海疏恩百工有懷隆委之臣方屬凱旋之
役其因祚祉以獎賢勞具官某材雄萬夫身履百戰統

騎士材官之衆屢奮天誅執信臣精卒之權蚤膺邦寄
綰節旄之兩組視皮帛于三孤昨奉王靈出征江介冒
敵而進忠如皎日之明當鋒者摧勢甚迅霆之擊曾未
朞月卒成大功靡淹貔虎之師坐獲金湯之固惟邊虞
之綏靖致禋祀之備成不懋寵休孰明忠力乃進封于
多戶仍申錫于真租於戲聖動也威莫大安民之武祭
澤之大宜均惠下之仁惟忠義天下之大閑惟謙亨君
子之終吉益勵爾績用承厥休

皇叔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儂

加恩制

朕膺祖宗之傳序蒙天地之貺臨見泰元之尊幸潛交
于肸鬻眷宗室之老宜首霈于龍光錫以命書頒于朝
著具官某疏達通敏忱恂靖莊更險夷而秉忠孝之心
居富貴而絕侈驕之習出神明之後雖益疏而不玉闕
義理之多知爲善之最樂昨付齋壇之鉞仍乘夏篆之
車祇扈時巡克惇屬籍茲成複廟之饗益見維城之功
是用增廣舊封併加真賦於戲賑膳分兄弟之國蓋莫
重于天支帶礪指山河之盟其永蕃于王室往服休命

無忘遠圖

士儂特起復依前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制

朝廷之尊爵常兼德闡外之治義則揜恩我有宗英久
司屬籍既銜哀而去位盍變禮以從宜誕告治朝式揚
新命具官某禔身敕備操行淑均出祖宗胄裔之華得
師友見聞之博漢廷大議更生世列于公卿唐室中興
道古官兼于將帥蚤被展親之渥獨專糾族之權雖支
疏旁及于葭莩乃信厚皆如于麟趾方茲寵寄遽以憂
聞用大宗率小宗當念維城之重以家事辭王事豈惇

許國之誠況在從戎固難終制其復齊旄之拜以隆公
族之瞻於戲孺慕終身喪雖無于二事宗盟同姓禮蓋
許于奪情姑輟蓼莪之哀毋令常華之廢勉興塊次茂
對邦休

皇叔祖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嗣濮王仲湜加恩制

朕涓吉杪秋乘上辛之正氣肇禋重屋修邃古之闋儀
會天地祖宗之神奉粢牲圭幣之薦惟時公族實相躬
祠乃均錫于靈釐用光華于屬籍具官某清修寡欲肅

括禋身于親莫尊爲劉氏之祭酒其德可尙分魯公之大旂以宗盟之統而視近弼之班以王土之封而襲洪支之慶聞合宮之懋祝承明詔以駿奔當柴燎之升禋奉匏尊而參酌曲盡始終之恪實宣左右之勞綏我思成莫如同姓爰侈井封之舊仍陪圭食之真於戲將相寄以安危敢重煩于耆艾親愛欲其富貴始務極于尊榮勉遵令猷永介多福

戶部侍郎呂頤浩戶部尙書制

舜列庶位莫非因能漢多眞材蓋以久吏故大而如夷

夔之賢者終身禮樂小而如倉庫之賤者至氏子孫與其用新進之士而試以劇煩孰若遂已成之功而峻其班秩具官某早用儒奮晚爲吏師智略縱橫得古人心計之妙規摹詳密知天下利源之歸茲卜時巡實資邦用總爲經費責在有司所貴通融之權豈惟出納之吝疇習予事莫如汝能是用就升常伯之聯全付大農之政惟生衆用寡而無悖出之弊則貫朽粟陳而及承平之時朕旣紓憂汝爲稱職

少保尙書左僕射呂頤浩加恩制

朕承列聖之基荷三靈之眷當艱危屯否之運賴擁佑
全安之休念德之大者非美報無以昭其誠曰禮之隆
者惟躬祠可以達其義乃涓剛日祇見合宮眷吾同德
之臣實首侍祠之列爰頒渙號用告明廷具官某偉識
自天英才經世以忠勞安社稷屹如山嶽之崇以彊敏
決事幾沛若江河之下有大勲于彝鼎無異論于搢紳
昨辭廊廟之尊出殿藩維之重中權不試南紀以安歌
破斧而美周公雖嘗分于內外開延英而見裴度茲復
寄于安危方鋒車祇覲之辰適玉食齋居之次元老顯
相羣工駿奔爰增井食之封益峻鈞衡之望於戲正直
爲神之所聽固雅志之素孚福祥非朕之敢專宜均恩
之首及往弼邦治共承天休

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
孟忠厚加恩制

朕展窠合宮薦誠上帝從昆侖而入旣成綿絕之儀奉
繭粟以祠幸獲煥黃之應有嘉異姓之戚適列侍祠之
侯爰錫詔恩用孚朝聽具官某敏而好學忠以事君同
國之憂無忌獨兼于文武爲時之傑野王宜任于公卿

早登旄鉞之班繼錫袞衣之命戚藩增重朝著益隆茲躬拜于熙成實有資于顯相乃均慶賜首及親賢進荒大邑之封仍衍真租之入於戲朝廷八柄莫先貴富之頒祭典十倫尤重親疏之別兼將相威儀之盛預天人精禋之交茲爲爾榮無替朕命

孟忠厚特授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朕膺南面之尊賴東朝之訓禍移中壺旣臨窆祔之期

恩及外家宜厚基功之屬肆頒徽數告路朝持服前寧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孟忠厚蚤負通材亟躋膺仕忠于事上膺兩宮奉使之榮學以忘憂爲四姓小侯之冠自正齋壇之拜尤高戚畹之稱中罹閔凶久輟朝請念徽音之益遠知厚德之難酬乃錄遺宗徧加殊渥求于母黨孰恩服之竝隆惟我人英蓋親賢之莫二是用奪衰麻之制還旄鉞之權相吉壤以開藩載嚴戎律視上公而進秋永穆師瞻旣疏侯社之封仍賦祠庭之祿益陪圭

食加畀并腴以慰在天之靈以伸濡露之感於戲薄氏
長者實有助于漢朝吳侯小心亦中興于唐室惟謙恭
可以長世惟忠盡可以亢宗服予邦休篤爾私慶可特
授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進
封東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
施行

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兩浙西路安撫
大使劉光世加恩制

朕卽九筵之室躬三歲之祠誠意上通靡待薦辭之史

蕃釐下逮均沾相祀之臣乃眷周行疇膺重寄爰頒祭
澤之渥用獎戎昭之英具官某志銳而堅謀深以遠久
矣將屯于近甸隱然爲國之長城日月旂常蓋屢書于
成績江淮草木亦咸識于威名比嚴禋祀之修雖阻駿
奔之助邊防不聳吉禮用成繁陪扈之實勞豈褒揚之
可後肆加多邑并衍真租益增袞鉞之華永著山河之
信於戲天下安危之所繫方賴折衝聖人齋戰之兼修
敢專受福旣拜神明之貺當圖宗社之安服我榮懷保
茲譽處

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楊惟忠加恩制

朕稽汾上之圖以靈承天地歌我將之頌以升配祖宗
祇祓崇筵居總章之石个薦脩備物因平秩之西成既
畢宗祈當明福應乃眷爪牙之舊方揚江漢之威錫以
殊休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而氣決少以材聞勇不顧身
本山西之將種謀常先物得地上之兵書秉油幕之中
權爲羽林之上將執羈縻而扈時巡之役率貔貅而行
內宄之誅茲竣事于台宮肆均釐于寰宇矧居統督可

廢彝章衍井邑之新封增賦租之久食用均錫羨以獎
勤勞於戲饗神而獲精禋之交福祥斯下命將而任顧
憂之寄慶賜是宜往懋厥休毋煩予訓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
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
嚴衛乃令近弼恭扈遐征旣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
政具官某剛明而沈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爲至治之基
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

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阡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
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
朝長樂之宮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于安
危稍戢干戈卽還廊廟

東京留守杜充同知樞密院制

精神折千里之衝莫若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
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難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傑
久去朝廷輟諸管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某剛明
不撓沈鷺有謀徇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

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夷夏聞名而褫氣兵
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孰若委腹心
面還之廊廟庶仲尼旣用齊人悉反侵疆隨會來歸晉
國永無羣盜副予虛佇時乃之休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
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旣得其人當
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
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于清班

將每詢于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
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大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
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御史中丞張守禮部侍郎制

昔光武受命漢儀復見于中原平王遷都周禮但存于
宗國繫品章之傳世繇官守之得人自時艱難禮樂湮
放朝廷容典百不一存孰知綴緝補苴之宜賴有詳練
疏通之士具官某材兼世用學到古人文章行遠而日
新議論處中而時當自予識擢多所建明顧久陟憲臺
勞柱後抨彈之事宜擢居宗伯付淹中綿蕝之文勿以
司存而忘忠告

待制陳彥文兵部侍郎制

宣力者股肱之臣而論思歸于法從將屯者將帥之職
而政事本于文昌朕因方岳之時巡周覽江湖之形勝
旣用老成之略宜還亞旅之班具官某稟氣清剛臨機
敏銳早膺委寄賴文武之兼資中坐譴訶挺險夷之一
節比任偃藩之劇屢聞敵愾之奇雖外資蒐練之長懼
中失贊襄之益往貳中臺之秩實專武部之權尚展壯

猷對揚休命

吏部侍郎劉珏吏部尚書制

國家待士以三銓之嚴積功于百年之久雖重輕委法固不足以收一世英豪然能否隨人亦未嘗聞終身留滯自時南狩滋紊典常非夫藉老成通濟之才何以勝頽靡劇煩之任具官某性資夷澹心術剛明所守不回有古人之風烈其言可復爲世論之統盟自臺閣之徧更每功名之可紀粵司官簿再閱歲時豈惟嘉裴馬之知人固已及唐虞之攷績是用擢居其長益究爾能激

濁揚清據天下人材之會論思獻納首甘泉法從之班伊我俊髦奚煩多訓

刑部尚書周武仲吏部尚書制

朝廷有端方之人則鑒裁公而流品肅官府得詳練之長則紀綱立而事功成矧吾銓曹實冠法從任激濁揚清之責當扶衰振弊之時不求時髦孰厭公論具官某宗廟瑚璉之器國家羽儀之賢材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德雖日用攷之皆有宮庭蚤揚臺省之聯久積士夫之望逮予初載首副詳延歲寒而松柏後彫昔聞所守

鑑明而塵垢不至今見其心爰陟天官之尊仍陪經幄
之邃置諸人物銓量之地觀汝廟堂經濟之材方藉遠
猷奚煩多訓

御史中丞王賓刑部尚書制

孔氏之門子路折獄帝堯之世臯陶惟刑蓋非剛而勇
者不足以持法之重輕非直而清者不足以寄人之生
死具官某心秉端懋學道精深正色立朝常自下而廟
上捐身關策不茹剛而吐柔粵從朕于艱難卽照知其
忠實一登諫省之選兩總臺綱之嚴金鑄鼎而魑魅莫
逢姦邪旣遠獸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自行是用升之
常伯之尊付以祥刑之重爾其決讞以抨彈之果平反
以獻替之忠庶幾無訟之功成坐使所居之官大

給事中周望兵部尚書制

朝廷分職政源悉本于文昌天下多艱邊算方資于武
部矧在邇聯之選尤高常伯之除茲得俊髦直符公論
具官某高明而多學沈鷺而有謀才爲時生少則有拯
民之意智因機顯動而成希世之功昨將使指之光華
每得敵人之要領比緣國惡未正邦刑獨冒險以直前

卒成禽而歸報是用付以腹心之寄升之喉舌之司公
綽書生能奪武夫之氣陳遵儒俠坐成反寇之誅往展
壯猷嗣頒優數

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制

腹心留侯高祖肇基于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
周非夫躬不世之全材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
國其庶幾具官某志大而器宏謀深而識遠治術講明
于胸次學不空言事機迎解于目前神無滯用肆朕轄
難之際得于扈從之間夷險百爲始終一節有功見知

則悅屢膺使指之褒執事順成爲臧仍有戎昭之捷是
用參稽輿論進陟機廷威重一臨姦萌皆弭所賴廟堂
之上相我維持豈徒帷幄之中爲之指縱勉思康濟用
副眷懷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制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于有政莫先同
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
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常棣之華韡
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

某儒術之茂闡然實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徧陪甘泉
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
力險夷一致益堅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
之轄倚老成于典刑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
肱誼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
倘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直惟乃辟是
佑則于永世有辭

秦檜特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進封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綱
紀張而衆條皆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
期我得爽邦之俊肆頒大號用詔羣工具官某才博而
周氣剛以大山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
謀國盡忠嘗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
彫巍巍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緣人望參決
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
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臯陶之智是用擢登
次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奠食肇開侯

社并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輯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終身之勲業朕既兼收于羣策汝其勿棄于分陰往恢

厥圖卒相予治

案此制凡選宋人四六者多錄之而標題缺書秦檜二字惟永樂大典所載不

缺今仍其舊與下卷李綱落職鄂州居住篇對看並足徵當日遺詞之工而非實

浮溪集卷十二

浮溪集卷十二

宋

汪藻

撰

內制

徽猷閣待制邢煥換授正任觀察使制

朕不敢以私愛而害天下之公亦不欲以己親而紊祖宗之制言念后家之寵難參法從之華乃眷諸姻汝為近屬假戎班之峻秩勉為朕遷庶戚里之貴遊悉從卿始具官某謙恭而不伐廉靖而寡求早推擇于公朝寢踐揚于華貫比正長秋之位因升次對之聯惟周家十

月之詩首譏皇父豈漢將雲臺之選可及伏波朕旣明
大義以示四方汝何惜一官而銷衆倖其上論思之秩
往持廉察之權保綿遠之寵榮奉優游之朝請朕之處
卿者可謂安矣卿之體國者顧不蹙歟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
存于軀命則將義薄于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
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愚自盡之時而不能抗
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爲雀鼠偷生之計陷于大惡所不
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于器代匱可乎宜
大正于典刑用肅清于名分尚以本絲于迫脅惻然姑
示于矜宥出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
訟之心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
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爲時顯宦方氛祲結蕭牆之內至
疆敵謀閔位之人事旣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採符之未
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眚孟五行之

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

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于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于攷慎之宜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具官某空疎而不學凶愎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于延登朕頗懷于虛佇而果于修怨

姦以事君庇己姻親至擅刊夫詔令括民財力曾罔恤于基圖念存體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閒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陰與賊通伊舉錯之非常于聽聞而實駭宜鑄寵秩移寘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繇于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于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予戒

案李心傳繫年要錄建炎元年八月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擅易詔

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上召禮部侍郎兼直學士朱勝非草制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浚

章不下所坐皆宰相黃潛善密以傳勝非右正言鄧肅疏辨綱實無罪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十月以浚論

綱罪未已落綱職十一月浚復論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當寘之嶺海乃命鄂州居住中

書舍人汪藻草制云云即此篇也藻蓋憑張浚前後論章遣詞視朱勝非之得自密傳更復不同故比之驩兜少正卯京房元載藻遂因是為清議所譏宋史列之文苑而云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雖豔之實惜之也

呂頤浩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營使特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獨化鈞陶之上嘗首備于弼諧閔勞官職之煩宜特加于崇獎惟時上宰實我元勳茲祈解于近司爰寵頒于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羣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

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安社稷顧在廷之莫及方當宁以仰成而寢懷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眾議既人言之洊至于物望以靡諧屢騰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體貌植牙建纛總節制于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于上袞假以真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

國久虛之典朕爲無歉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

降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于宗臣失律而致三軍之凶顧可居于宰職眷居次輔冒領中權旣貽疆場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惇大而而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于國秉仍專付于戎昭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

長城寧使周公至于破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雖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爲天下之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于其師將焉用于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咈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始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存優數賦殊廷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于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疚于倚毗尙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予休

范宗尹特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依

前通議大夫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朝廷隆鈞軸之任去留雖別于二塗王者待股肱之臣終始蓋如于一致朕懋建台彌甫更歲時力辭柄任之煩屢上囊封之懇姑從雅志用錫湛恩具官某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欽王如孟子特高臺諫之稱選衆舉臯陶首冠丞疑之位方倚俟巨川之濟乃寢乖巖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旣了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屬上還于相紱願休養于

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冢司之要務加祕殿之隆名曾棄瑕疵蓋全體貌於戲疇若予采嘗膺同德之求式遄其歸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知杭州葉夢得落職制

都會之地所以控制一方師帥之臣所以統領千里旣威權之素奪且師律之不修坐以城郭委于姦宄原情定罪安所逃誅具官某出入朝廷踐揚蓋久比付重寄謂能折衝而狂狡之謀發于肘腋釁連禍結曾莫知前喋血經時至煩禁旅雖卒禽滅其傷已多宜鑄延閣之

華少謝無辜之衆汝雖知免朕則屈刑

閻丘陞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制

士大夫所嚴者名分朝廷所恃者紀綱儻于擾攘未定之間卽爲專輒自便之計國于何有意則可知爾初無他長專喜自用比以人材之乏畀之一路之權所冀與師以時赴援而躊躇四顧偃蹇不前逮吾幕府之開首戾轅門之令福威在己行止肆情凡今臺劾之所陳皆昔道途之親見其鑄寵秩投畀要荒尙堅循省之心無負生全之賜

謝克家降充龍圖閣待制制

求生以害仁者豈能殺身以成仁有心于避禍者孰若無心于任運具官某受託淵聖護持東宮乃于多事之時遽上乞身之請國本如此人言謂何降從延閣之班薄示近臣之戒尙堅晚節無愧古人

謝克家范宗尹落職官祠制

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容有二具官某等被寵有日宜知所天乃國家遭變之時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揚雄之投天祿自以無他然鄭虔之貶台

州雖于幸免宜鑄華秩退領宮祠茲施寬貸之恩毋廢省循之戒

知襄陽府黃叔敖落職降兩官監當制

朕惟國家分方面之權于平日遴帥臣之選付千里兵民之寄嚴列城節制之威亦惟事出于非常則當效死而不去矧襄陽都會之地實漢晉用兵之郊方慮憑陵恃爲屏蔽豈有潢池之內侮遽捐城守以出奔坐使旄倪皆爲魚肉迹其致禍安所逃誅念更肇造之恩姑置惟輕之典削奪名寵斥之冗官往思民冤痛自懲艾

知河中府席益落職制

懷利事君者人情所惡委城覆衆者軍法當誅具官某早以諸生亟躋廡仕入備從班之列出專方面之權謂當邊鄙之咽喉能助朝廷之毫髮弗思爲國專主謀生至以天子之近臣而從帥藩之幕府委符而去何詔之承坐令百萬之民皆被侵陵之毒逮茲累月乃始還朝不知蒐慝之已陳猶設譟辭而罔上有臣如此爲朕之羞盍鑄延閣之華聊示邦刑之正其思往咎以戒終身

洪皓大金通問使降兩官制

見危致命茲行有望于使臣擇利營私厥趨何殊于市
道具官某粵從冗調擢聘殊鄰有禮樂之光華旣膺
秩無幾微于言面自詭成功夫何跋履之未遐遽以艱
難而爲解鑄官二等姑示薄懲尙體含容無忘惕厲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提舉常平陸友諒降五

官制

附權規利者市井所羞挾詐欺君者簡書不赦爾幸蒙
朝委出領使華肆國家承艱厄之餘適方面有兇殘之
吏毒被千里聲聞九重爾坐觀比屋之冤曾靡片言之
劾使終家簣已失邦刑乃騰反是之辭爲丐無涯之澤
一方耳目寄爾奚爲其重削于官資以永懲于黨蔽罰
行止此宜服寬恩

知淮寧府李彌大降兩官制

盜發所臨雖威權之素奪治得其道何姦宄之敢萌旣
城守之幾亡于典刑而何追具官某早繇時望久服禁
塗轍從簪橐之聯出守股肱之郡謂鎮物有深沈之度
若敵國然乃馭軍無倉卒之才如兒戲耳豈居中乃汲
黯之職而應變非武侯之長念蒞事之云初從鑄官之

海漢集 卷三
未減勉圖而績用益厥愆

邵溥落職京東小郡制

臣子事君當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難豈容顧避之兩
端具官某服在近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覲既優詔
以俯從聞有出疆之行乃爲擇地之計懷諛如此爲爾
悵然其亟解于近班用出臨于小郡茲爲寬宥毋廢省
循

王襄趙野分司制

忘身徇國者臣子之心賞勉罰偷者朝廷之柄矧在艱

危之際尤先綜覈之公具官某早被眷知預聞機政昨
屬邊裔之擾大分方面之權俾各專征靡從中覆列諸
屯之卒乘將內屏于京師庶直風塵卽趨郊甸豈有兩
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爲遁計旣無
以上紓國難復不能留庇居民公縱偏裨肆爲盜賊逮
朕纂承之始務昭含貸之仁如汝等倫置而不問然人
言洊至公論靡容其分務于別都用少伸于邦憲以懲
不恪以警無良尙深循省之思無重悔尤之積

王襄趙野散官安置制

趨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存亡爲辭議春秋之誅者莫先于功意俱惡爾頃繇近弼出總重兵受朝廷數世之恩固當前死聞君父重圍之急忍復自營乃專懷顧避之私至巧作遷延之役視國家有如于秦越刈生靈不啻于草菅言者以聞爲之於邑其黜從于散秩用投畀于遐荒茲謂隆寬毋忘至戒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于毫釐之間斯敵人玩于股掌之上爾迂

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強寇之馮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方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耗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爲爾受失刑之謗而訟言游至重比難私姑黜置于散官用竄投于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王宗濞散官安置制

國保城闔賞誅而已將援枹鼓生死以之矧提禁旅之巖中護皇居之重儻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某蚤繇戚

腕之華擢置殿巖之邃庶幾自力上答所蒙方兵戈交
內外之鋒于呼吸有存亡之變衛吾宗社恃汝腹心乃
無効命之忠但作全軀之計望風驚讐委衆潰奔朕推
禍亂之原知汝罪辜之首宜明邦憲以謝國人尚緣四
姓之親姑從八辟之議爰鐫寵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
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李回散官安置制

君臣分定官生死之靡他義利趣殊在賢愚之所擇豈
有本朝之顛沛遽令大節之磷緇爾幸受國恩預聞機

政知拔本塞源之大憤蓋戴天履地之所同乃甘心二
姓之庭至冒寵百寮之上茲而不問何以馭臣宜從置
散之科用正投荒之典皆爾自取非朕敢私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勵名節于百年之餘尊士夫于衆人之上非
以周旋于閒暇蓋將責望于艱危苟捐軀徇國之無人
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
親蒙犯于氛埃至臣子盜稱于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
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闕略孰不

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
恩

浮溪集卷三

